V 19
B927
T83

昭代明良録卷之十九

青谿　童時明　編次
海虞　李喬新　錢世揚　校正
三衢　童文龍　綉梓

忠義名臣

童時明曰有國家者之隆重節義也葢自古記之矣我　祖開基雖延攬英雄不間其類而於節義所在特加意焉故干戈甫定而余闕李黼之死建祠肖像惟恐或後北方捷至則嘗仕元者不許稱賀其扶植綱常培養氣節非爲萬世人臣立極哉

以故花雲諸公而下率伏忠義凜然猶生既而建
文之朝遂多死事之士以至守土之官奉命之使
比比有仗義不屈者余謹因其類而分爲列傳以
感應之機捷若影響也亦以詔天下萬世之爲人
臣不幸而見危者

國初効命列傳

童時明曰 高皇帝善養士能得人死力十七年
驅除之間雖皆神授而間有時事不齊其大節卒
不可奪也乃或戰而死者固限於計畫無所之且
若可以不死而明目張膽以死効命之士忠臣

也謹揭其烈烈之行若東丘郡侯花公雲等
花雲者定遠人也首從 太祖起兵入泗州向滁州
録爲前部先鋒從 太祖单騎直前猝遇賊數千人
於道顧後騎未至欲退不可雲乃獨奮劍躍馬衛
太祖直衝其陣以出賊相顧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
不可與爭鋒既而後兵皆至遂進次滁北門外次日
克其城從征和州克太平路俱有戰功署行樞密院
判官使守太平亡何陳友諒率衆十萬來寇時 太
祖大兵在金陵太平止有兵千餘雲悉力拒守不能
支被執賊將欲降之雲怒罵曰忠臣不事二君安肯

事汝賊哉賊遂縛雲見友諒友諒曰欲生乎欲死乎雲曰城陷身亡古之常理吾頭可斷吾身決不可降友諒曰降則有富貴死則溝瀆耳雲大怒罵曰弑君之賊吾豈受爾苟祿耶汝今縛我我主知之必斫汝爲肉膾矣言訖奮躍而起其縛盡解奪執者刀殺六人將向友諒賊共起格殺之至死罵不絕口時年二十九歲妻郜氏聞雲被執乃抱其三歲兒花煒謂其妾孫氏曰吾夫忠義之臣必死賊手夫死吾豈獨存哉花氏止此一兒汝幸善視之勿絕其嗣言訖遂赴水死孫氏謹抱兒雜百姓叢中以逃間關險阻多方保養越一歲聞　太祖駐兵江州乃向夜私奔宿於江渚沙中明日渡江適友諒南昌敗軍爭船落水孫氏抱兒不捨出沒波間得水面斷木攀緣入蓮渚中坐兒於木上摘蓮子以哺兒凡七日不死適有漁翁艤舟至見之孫氏具以情告漁翁憐而載之舟中掖以登岸且指金陵道孫回顧稱謝忽不見孫竟奔金陵見李善長善長收養之　太祖歸善長以聞　太祖召見置兒於膝撫膺歎曰夫死於忠妻死於節妾能出萬死以全其子皆天下古今之至行而不可多見者追贈雲都指揮使封東丘郡侯郜氏東丘侯夫

人妾孫氏賢德夫人煒襲都指揮職食祿於金陵同時死者守臣許瑗瑗諸暨人好學以忠信自許且識攻取之術初以儒士見說　上收攬英雄稱旨命爲博士尋陞太平守城破不屈死又院判王鼎不屈死追封太原郡侯後二年而有忠節侯張子明

童時明曰花東丘之死奇哉而妻奇而妾尤奇夫死事易成事難令妾而身男子也陳嬰之存趙孤不是過矣余絶不道惟異事而漁翁艤舟事稍涉惟意者天鑒其誠而馮之物以濟之乎至誠格天理寔有之余故喜談而爲花氏道也

張子明者江右人也　太祖攻下江西守將鄧愈署子明爲南昌衛千户子明有勇力多智畧愈信用之友諒來寇南昌悉兵圍城愈遣使求援於金陵前二使皆爲賊兵所獲不得達聲問間絶愈度惟子明可使乃復遣子明子明欣然願往乃駕漁舟出水關逸重圍星夜馳至金陵見　太祖曰友諒兵雖多戰鬬死者亦不少況師久糧乏若大兵到彼破之必矣太祖曰汝亟歸語守將但堅守一月足矣子明還至湖口遇友諒哨軍被執子明全無懼色友諒勒之降子明自思由金陵還不得一見南昌守將大事誤矣

遂佯許之自請願至城下招城中兵友諒圍城已兩越月無功聞子明語以爲寔然殊大喜而子明至城下則呼城上人大言曰願元帥堅守不數日主公親統大軍來也子明已矣言訖躍身下馬賊爭殺之至死罵不絕口南昌城中聞之士氣愈勵城竟得全追贈子明都指揮使封忠節侯後數月而有高陽郡侯

韓成

童時明曰方友諒兵氣正盛而能不滯使命卒以達斯亦奇矣然能達而不能復被執而猥以身殉之豈不慷慨第無補於時艱則亦猶之前兩輩使者耳乃寧耐須臾而致主命全危城智不以死困處死洵有道哉此余所以重有取于子明也

韓成者淮右人也初從俞通海等結寨巢湖爲左君弼所困通海雅不欲從君弼乃遣成來歸我太祖求援　太祖一見奇之留置幕下從征太平下金陵皆有戰功陞親軍指揮使常侍衛左右　太祖之與陳友諒戰鄱陽也船膠於馬家渡口淺沙灘上不得動賊兵圍之數匝船上止有親兵三百左右衝擊不得出勢將陷成言於　太祖曰事急矣昔紀信爲高祖誑楚而解滎陽之厄漢室以興臣請借殿下衣冠衣

之殿下可間出矣　太祖徘徊不忍成固請之　太祖問成所欲遺言成曰成一身不足恤豈得復言家事遂慨然衣　太祖衣冠出船首高聲言曰陳元帥何苦相逼耶徒爲我耳我死矣爾幸毋以我一人之故傷殘將士也言訖躍入水中友諒望見以爲眞我　太祖大喜軍士遂相率呼友諒萬歲勇健者爭向水中取衣冠首級部伍懈散由是我舟得乘間移動會常遇春率兵來援遂得出　太祖垂淚太息曰倉卒之際韓成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家忠烈之心古今所難也追封安遠大將軍護軍都尉高陽郡侯立

廟於康郎山養其母妻於金陵子觀爲侍衛指揮使表父職嘉靖初錄成耳孫鳳翔爲冠帶舍人月食米一石後一歲而有指揮僉事縉雲伯胡深

童時明曰紀信死而漢勝韓成死而明興天生兩賢爲二帝也夫豈偶然之故哉第信之死不聞有封爵之報而康郎山之祀至今血食無窮噫韓公可以死矣

胡深者字仲濬龍泉人也慷慨多智畧有勇力元末處州亂守將石抹宜孫辟深爲從事　太祖遣胡大海攻處州深欲閉關拒守士民咸請於深願內附以

全民命深知時事已不可爲乃解甲出見一郡遂不受兵　太祖素聞深名召至金陵擢左司員外郎深有言　太祖未嘗不稱善也亡何命還處州招集舊所部兵卒從征江西江西平拜深親軍指揮守吉安會浙東苗寇亂陷處州命深馳還總制處州軍民事深隨方招捕一境以寧頃之諸暨謝再興叛深計謂諸暨不守則婺處不能支敵乃度地去諸暨五十里五指岩下別築一城戍守　上聞諸暨叛有旨命深別議城守命至而城已完矣　上歎賞不已亡何張士誠遣將將兵十萬頓城下不能破引去深又別遣偏師攻下平陽瑞安方國珍懼納貢　上以深可大用俾班師還而深則以邊境未寧願守邊自効乃陞王府參軍仍守處州諭之曰俟閩浙俱平當還汝中書矣歲乙巳福建陳友定來寇深率兵討之取浦城崇安建陽　上詔賜所乘駿馬友定守將屯兵四萬於錦江寔出我軍背後深還兵擊之破其柵寨友定大懼悉兵來戰深突入其陣搏擊斬首數百馬蹶被執友定欲降之深厲聲曰天子仁聖四海歸心群雄樂爲之用竇融歸漢事可鑒也反欲我降乎徒自取死耳友定良久不語會有元使者至友定迫之降不

屈死之　太祀垂涕問宋濂曰胡深何如人對曰文武全材也曰誠如卿言浙東一保障吾方賴之豈意爲此賊所害追贈縉雲伯蔭其子禎處州衛指揮僉事後洪武元年湯和擒友定至京　上命禎臠其肉至家祭深後二年而有指揮使于光

童時明曰胡縉雲與劉伯温友善伯温每奇其才蹟所學益四先生等埒也其死也士大夫莫不痛恤之而有才不獲盡用抑亦傷於所恃也夫

于光者字大用南康都昌人也自幼磊落有大志徐壽輝初起畧都昌畧光爲江東宣慰使陳友諒弑壽輝光乃輕騎謁　太祖于龍江授行樞密院判官從征九江下黃梅戰鄱陽降武昌皆與有功歷遷指揮僉事從徐達平淮東浙西取汴梁克陝洛達命光鎮守鞏昌王保保屢引兵來攻光輒擊卻之洪武二年達班師南還保保乘虛圍蘭州蘭州守將張温堅守不與戰以待援兵光聞之將兵赴援至馬蘭灘猝遇保保兵戰敗被執押至蘭州城下使喚張温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敵怒殺之城中聞光言守益固保保進攻不利且懼大軍至乃引去事聞　上悲悼遣官致祭命配享功

臣廟後洪武九年而有岐寧衛經歷熊鼎
鼎臨川人幼負大志不仕元陳友諒破江西强之官
不從我師駐南昌召拜中書博士編集經史事類遷
起居注凡郊祀禮樂官制法律及賜外夷言詔皆與
議歷陞山東按察副使既而爲晉王傅以不能彌元
四大王出沒貶岐寧衛經歷知西戎徂詐密疏論其
雖降且叛狀　上特詔召還將大用之行次中途西
戎朶兒只班果叛要刼鼎被執迫之降不屈死之事
聞遣使立祠致祭又明年有都督濮眞
眞鳳陽人國初從舉義以忠勇有功歷官都督洪武
十年征高麗戰敗被執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眞
曰吾爲天朝大臣視爾夷狄猶若下風敢以此望我
耶王怒欲兵之眞曰夷虜爾害我我主必滅爾國爾
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肯屈汝耶卽引刀剖心示之
而死王初意止脅眞不虞其死也眞死王大懼遣使
入朝謝罪并歸眞從行軍士　上曰濮眞當危難秉
義不屈忠節可嘉追封樂浪郡公謚忠襄表其門曰
班超群將志邁雄師時眞子璵生甫數月卽襁褓中
封爲西梁侯以報眞功後洪武二十年而有金山侯
濮英

英廬州人少以勇敢聞從　太祖起兵征伐累功陞中軍都督僉事從馮宋國征納哈出納哈出以十萬衆來降驚潰餘衆竄匿山谷勝以輜重南行英爲押後彼竄匿者聞勝還設伏於途候大軍過而邀之英所將纔三千人後至伏發猝爲所乘衆寡不敵遂見執絶食不言乘間剖腹而死事聞　上驚悼追封金山侯謚忠襄

童時明曰于熊濮四公者其死皆以被執豈技不勝耶光以救援鼎以曲突眞英以爲殿其智勇有所用而不能盡用也者謀在人成在天彼亦自盡其心爾矣

總論國初効命名臣

童時明曰我　太祖東征北討所至風靡獨陳友諒差爲勍敵殺畧相當其次張士誠陳友定及征西征北伐滇伐蜀以至金華處州之變麾下將校未有一屈節者此特録其表表者耳他雖行事無所著見而要之能死則不宜使之泯沒已也因悉附於此南昌死者趙德勝李繼許圭趙德昭朱潛牛海龍張德山夏茂成葉思成徐明葉琛無爲州死者董曾康郎山死者宋貴王勝陳兆先李信姜

潤丁普郎王鳳顯程國勝后明常惟德王德王咬
住朱鼎張志雄李志高汪清常德勝鄭興袁華昌
文貴金昶陳冲王喜先汪澤丁宇遜德山羅世榮
史德勝徐公輔劉義陳弼裴軫王理王仁曹信太
平死者朱文遜王鼎安慶死者俞廷玉寶慶死者
賀興隆洪都死者朱華采石死者張德勝吳昇吳
晟鄱陽湖死者楊興孟良池州死者劉友仁趙忠
吉安死者曾萬中曾粹中劉齊朱叔華趙天麟陳
海馮貴草平驛死者夏德閏龍灣死者謝眞巳上
皆因陳氏而死者也因張氏死者除俞通海廖永

安見功臣傳外若楊國興劉聚李覺王國寶茅成
則死姑蘇桑世傑則死江陰歐智大則死長興周
成則死餘杭李夢庚則死紹興耿君用耿瑞則死
宜興王成則死常州劉成亦死長興因征蜀死者
汪興祖朱顯忠費成則死文州曾貴則死松磻因
征西征北死者陳壽國則死慶陽劉益則死遼東
霍輝揚廣李清李寔何應龍則死陝西陳壽則死
原州劉林鄧瑜則死涼州孫虎則死落馬河周顯
武慰魏寔孫斌朱原杜榮張燿李傑則死沙漠平
定龐禋則死五郎口孫興三不剌曹良臣死和林

劉廣死永平章存道死斷頭山雲南死者除王禕有傳外又有吳雲趙旺周旺李恭狄崇徐榮其餘各地死事者金華則胡大海王愷高子玉處州則耿再成王道童孫炎朱文剛台州則嚴德廣西則周廸廣東則林遇春南海則關敏南都則宋國興慶元則曾封高州則王名善此其死或以勢窮或以力屈時事不同同歸于自効見危授命詎特一節已乎故並書之

遜國死難列傳

童時明曰　成祖入靖內難建文遜國而去一時臣工守義不屈者比比皆然自古主辱臣死未有若此之多者嗚呼周之頑民殷之忠臣也是可以觀一代之人心風俗矣謹表著其行誼若故兵部尚書鐵鉉文學博士方孝孺叅軍高巍

鐵鉉者字鼎石鄧州人也流寓於燕幼負奇節磊落有大志洪武十四年以薦舉至京召對稱旨　上器重之因字之曰鼎石授都督斷事凡法司有疑獄未決者必屬鉉而成未幾陞主事歷山東叅政建文朝

靖難兵起李景隆將兵五十萬至德州鉉調食未嘗之絕景隆兵潰奔濟南鉉來援遂入濟南守城與高巍酌酒同盟協力固守相與慷慨涕泗以死自誓乃募兵併收潰亡士卒甫集燕師迫濟南隄水灌其城景隆出戰輒敗濟南人人大恐鉉曰毋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遁矣令登陴人皆哭呼曰旦日且降盡輟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又請退兵十里毋驚懼城中老幼燕府大喜當是時燕府在軍逾年往來戰守甚苦僅得永平保定北平三府諸府縣旋破旋復堅守不降至是聞濟南降謂諸將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濟南斷南北即不下金陵畫中原自守可以徐圖江淮遂下令退軍受降軍中懽呼萬歲鉉乃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闔堵中約侯燕府入城呼千歲即下鐵板議定乃遣人請燕府入城撫諭燕王張蓋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城上人暗喜以為中計城門開守陴者皆登城伏覘比其入門城中人亟呼千歲鐵板亟下僅傷燕王馬首隔尺許不及燕王燕王棄馬取從馬走走至橋先是鉉預令兵伏橋下俟燕王過斷橋伏兵亟起斷橋橋牢不可動燕王得過橋去復合兵攻城益急鉉大書　太祖高皇帝神牌懸各門

下兵不敢擊間出兵累挫燕衆圍城三月不拔遂解去詔以鉉爲山東布政使賞賜銀幣尋陞兵部尚書參贊軍務督諸軍北進鉉遂與盛庸平安等敗燕兵於東昌然燕兵竟不可支金川門不守大內已舉火自焚鉉猶擁殘兵駐淮南擒至不屈令一顧終不可得詔磔於市時年三十七歲子福安戍河池

王世貞曰桓桓鼎石高皇所器完瑕立堅鼓敗爲銳大厦拉邏一木焉制抗節內廷捐軀東市譬彼隕璧光完魄碎

童時明曰鐵司馬豈其張睢陽之儔匹耶論者謂巡之才戰勝守固巡之功定傾存危巡之義至死不變鉉也兼之矣第睢陽亡而唐興濟南存而國遜天寔爲之人曷故焉

方孝孺者字希古寧海人也父克勤另有傳孝孺聰穎絕倫讀書一目十行俱下方髫齔時善屬文見典册所載聖賢遺跡欣然有願慕之志鄉人呼爲小韓子年二十持所爲文謁宋景濂父素景濂一見大加賞異謂之曰吾備位禁林采閱天下之士亦多矣而未有如子者子之文非當時之文也顧肯從我遊耶卒爲高弟 太祖嘗令景濂作靈芝甘露頌賜酒大

醉歸爲孝孺言之須臾酣寢孝孺候至夜深不醒以爲頌不就明當誤旨即爲製文比曉景廉起趨朝愕然謂孝孺曰今日我當死孝孺問故景廉曰昨　上命作頌醉甚誤不爲今何能及　上怒必賜死孝孺曰已具草或裁定以進可乎景廉閱之曰何改爲即懷以進呈　上讀既曰非學士筆也景廉以實對　上曰此當勝先生立召見試一論五策孝孺立成　上覽之顧景廉曰渠實勝汝命賜緋衣腰帶第猶平巾令往禮部宴陪以宗伯　上遣人覘之孝孺坐上席岸然　上曰斯人何傲因遣歸後洪武十六年吳沉薦孝孺孝行　上曰莊士當老其才而用之尋以仇家得罪詞連孝孺械闕下　上特宥之既而詔舉孝廉篤行之士廷臣以孝孺薦召至　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語懿文曰有一佳士遺汝今寄在蜀第其人性傲吾抑之汝用之當得其大氣力孝孺至任日與諸生解明聖賢道學蜀獻王聞其賢命世子受業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齋建文元年召授翰林侍講時建文銳意文治日與孝孺討論周官法度親幸用事尋改文學博士易官名更制度經畫居多靖難兵起孝孺屢有謀策金川門失守宮

中火起孝孺衣斬衰晝夜哭不休鎮撫伍雲執以獻
長立不屈　文皇欲用之溫言慰諭孝孺不一顧乃
收下獄　文皇以廖庈兩子鏞與銘嘗受學孝孺令
諭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
復命　文皇怒召出獄詔草即位詔孝孺服衰杖入
悲慟徹殿廷　上曰予欲法成王輔周公耳孝孺曰
成王今安在　上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即不存
何不立成王之弟　上曰此吾家事先生毋自苦命
左右授筆草詔孝孺投筆於地哭且詈　上令復繫
獄先是　上發北平姚廣孝跽而進曰朝臣方孝孺

有時名幸勿殺之以故　上數四命降而孝孺終不
屈乃詔磔于市令以刃抉其舌口兩旁至耳刑之聚
寶門外凡七日罵聲不絕有絕命詞曰天降離亂兮
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血淚交
流以此殉君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又值樵
夫携斧砍松口占曰樵夫携斧入山巔砍倒蒼龍撼
九天老骨劈開鱗剝落赤心剖出血新鮮精魂化作
三更火正氣翻成半壁烟只恐鶴歸無立處長空依
舊月娟娟又復詔收其妻鄭鄭氏先已自經二女被
逮赴江流死孝孺聞之淚數行下弟孝友亦在逮中

以詩止之曰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孝友受刑因加孝孺極典時年四十六歲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且禁其文字及錮其親友等門人鄭公智林嘉猷皆死焉孝孺刑後詔有食孝孺肉者賞金若干時有金華醫官某者值其鄉友來訪留治午飯命其奴鬻於市奴聞往食肉而持銀二兩以歸某廉知之恚曰汝不知方學士耶彼身剮我心憤悶不得雪汝忍食其肉耶言訖仆地卒友人抱持之紗帽鐵線斷矣次日殮其屍頂肉裂寸許 上因孝孺不肯草詔改命侍讀樓璉爲之璉字士連金華人洪武中以儒士召歷宣寧仁壽主簿陞藍田知縣擢監察御史謫戍雲南建文初以文學舉入翰林璉入見見孝孺受刑之慘惶怖受命歸而憤歎自經死廖庾兩子拾孝孺遺骸葬聚寶門外山上甫畢見收遂遁去兩子者德慶庾永忠之孫權之子也明年捕獲論死刑科給事中劉端王高建文二年進士監視孝孺行刑坐縱孝孺息樹陰皆劓鼻死應天舉人劉政字仲理長洲人建文元年孝孺主考應天試題托孤寄命章得政卷喜曰此他日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乃百鳥中之孤鳳吾當

虛左以待之遂置第一孝孺被戮政悲憤不食死鄭公智者寧海人任監察御史林嘉猷者臨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雲南族姻無敢顧者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別後與鄭公智負笈六千里至漢中師孝孺時學於方氏之門者接踵而孝孺獨以得二人爲喜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末以儒士校文四川建文初薦修　高廟實錄爲編修遷陝西按察司僉事文皇怒孝孺不已必欲誅十族乃以門生爲一族誅之孝孺家無噍類寧海典史魏澤力全孝孺遺孤幼子德宗方九歲孝孺猶得有後今其遺族在上海全孝孺後者台人余學夔華亭進士俞允也魏澤字彥恩溧水人有學行洪武中歷官至刑部尚書後謫寧海過孝孺故居爲詩悼之曰筍輿衝雨過侯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囀清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聞者義之又臨海人林右字公輔洪武初爲中書舍人與孝孺爲莫逆交嘗奉璽書行邊有戡定功進春坊大學士命輔導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掛冠歸聞孝孺族誅爲位哭於家永樂戊子島夷訌海上台州被其毒監司聞右材請爲閭里

計右勉起視兵督郡子弟剿平之　成祖以此知右
遣使召不赴令武士械至京　上爲溫語相慰勞冀
加錄用右對曰罪人迯死已久藉令可仕當與方孝
孺同朝矣　上大怒命曳出劓之竟死孝孺多所著
述嘗謂道之于事無乎不在列爲二十八箴又作雜
誡三十八章以自儆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
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而後政刑作深慮十篇以篡
臣女主夷狄雖一天下不可爲正統作釋統三篇多
先哲所未發四方夷裔得其一字寶如金璧所著有
遜志齋集四十卷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註

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詔收其隻字者論死庶
吉士章朴以收藏孝孺文集戮於市有王稌者字叔
豐禕之孫縉之子義烏人也積學能文有祖父風受
業孝孺孝孺甚器重之孝孺之及於難也稌周旋其
間又與孝孺表侄鄭珣求屍骸歸葬不可得坐逮繫
獄　文皇念禕忠特宥之方欲向用以疾辭還金華
讀書青巖山終身焉與友人童景庸書言痛念遜志
名蹟日就湮沒欲與同志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
卒始末爲行狀以傳凡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謹
藏或可發揚於萬一遂相與輯遺文爲集成化初行

於世其子孫萬曆己酉松江推官毛一露聞於當道
復姓奉祀

鄭曉曰孝孺死節事今百六十年人皆歷歷能言
言雖人人殊其成仁取義之死靡悔斷然不可泯
滅而同時柄用之臣際會功名顧有別書以故彭
惠安公哀江南詞有曰後來新俊儒巧言自粉飾
叩頭乞餘生毋乃非直筆此可以知孝孺也已
王世貞曰希古儒雄先民是程剪遏戎機鋪張治
平絕命長哦麗日經星流誼滄海建標赤城
又曰建文末天下之名能殉義者莫如天台方先
生其得禍之烈亦無如方先生先生歿三十餘年
而天下乃敢舉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誦其
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絕之裔而爲之記
者蓋先生在圍城時則以其幼子托華亭余氏有
若伍胥之托王孫於鮑者遂冒余姓其後人今爲
南昌司訓有聲先生之鄉人葉君刺得其狀業欲
爲置田宅要司訓歸天台奉先生祀其書與記甚
詳嗚呼先生方駕駱澤驂騄故主而賓帝所其正氣
沸鬱宇宙間世之日星先生之名而金石其言者
耿然若以爲不歿即其後之存與否無足爲先生

輕重第以一時萬乘之尊挾不世之怒而有不能盡快其意於意之外者亦可想也葉君名琰爲先生纂述遺事又能推其別居爲文信公祠令得及事先生庶幾哉趙萌李固之客卽千古奚讓焉

吳時來曰先生事親殉親事君殉君或者謂先生得禍之烈爲忠之過嗚呼不幸而當先生之時將焉思曰身後餘榮吾甘心也可以死也又將焉思曰赤族遺禍吾寒心也可弗死也持是二心曾可以爲忠乎是故若先生聖之忠也自濂洛關閩以來行不愧其言事不愧其志一心任道之死靡他先生一人而已

葉琰曰或言三代而下無全才豈定論哉人如先生謂是古人否也語道德則志孔孟論事業則慕伊周語忠節則繼夷齊而言論文章率多發先賢所未發者眞古人所僅見而今人未之有也南安守華亭張汝弼贊先生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宇宙之間僅見此老可謂得其實矣

童時明曰余如雨花臺見先生塟處窀穸荒蕪其視逹節諸公焚黃刻誥者何如哉嗚呼功業在一時節義在萬世葢至於今是非乃定矣

高巍者遼州人也性至孝母疾衣不解帶及死廬于墓三年洪武壬戌貢入太學以孝行旌尋授督府斷事上疏欲墾北地荒田及抑末技愼選舉恤名器數事　太祖以論事不稱旨謫戍貴州建文初上疏乞歸田里知州王欽應詔辟巍赴銓曹巍因上書論時政其畧曰今欲弱王侯定經制臣請借漢爲喻漢高起布衣定禍亂遂大封同姓分天下半蓋欲藩四夷而衛中國也豈其遺文帝不治之痼疾哉賴文帝寬厚含容而吳王几杖之賜折其強悍不臣之心迨厲王謀反僅廢置蜀郡景帝寬厚不如文考又晁錯輔以刻深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幾危社稷是晁錯不能辭其責矣我　太祖皇帝起類漢高而神武過之且有文王純一之德高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則百斯男豈不皇皇穆穆宜君宜王故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分茅胙土先封形勢之地　高皇帝之聖謨神慮豈亦非欲護中國而屏四夷哉今各處親王固多驕逸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正今日之所難處者也以臣愚見不當聽晁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子弟分王於齊兗楚湘齊兗楚湘子弟分王于秦晉

燕蜀其餘寧遼等府類比而分王之少其力而分其勢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皇上待遇親親薄其貢而厚其恩其賢如漢之河間獻王與東平王者下詔褒賞之其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犯容之再犯赦之三犯則合諸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置之豈有不順服哉臣嘗竊謂人君之有天下如人之有一身也天下之患有內外一身之疾有腹膚四夷之患人身疥癬之疾骨肉之患人身腹心之疾昔賈誼見漢諸侯强盛故借指股爲喻今臣以一身百體爲譬我皇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具衆理而宰萬物百體之從令者也各處親王乃五臟耳目口鼻手足也五臟酸甜嗜慾不同手足安逸亦異目好色耳好音鼻好臭口好甘則本乎心天君隨其百體之好則失主宰之道不隨則擾亂吾心故醫書云智者能調五臟和既和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疥癬之疾亦不生矣伏望鑒察書奏不報逾年北平兵起建文遣將禦燕以魏參贊軍務魏乞往燕披忠膽陳義理曉以禍福及親親之誼詔許之遂至燕上書畧曰國朝處士高巍上書燕國大王臣志慕仲連子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太祖登遐今天子嗣位朝

野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六師抗禦三軍竟不知其意何出在朝諸臣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爲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明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昔周公聞流言即避位居東若大王始知謀逆者擒送京師或戮而奏聞或解其護衛或質所愛子釋猜忌之疑塞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遂興甲兵襲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寔欲効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奸雄豪傑糾集無賴因時乘釁率衆數萬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大王興師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況朝廷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宥寬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悟僥倖悖事恐

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逕庭也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魏白髮書生洪武十四年旌表愚臣孝行臣竊自負既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孝死忠臣生平至願書再上不報未幾復遣使燕遇鐵鉉于臨邑相持慟哭共誓効死語在鉉傳濟南挫燕復詔魏叅北征軍事及金川門失守魏自經死於驛舍若卿貳則有黃觀陳廸張統卓敬郭任等

童時明曰高叅軍豈徒口舌之士乎哉其爲朝廷謀似賈誼其爲藩國謀似伍被而言不從志弗遂以貞亦齊之王畫邑而已矣

黃觀者字瀾伯一字尚賓貴池人也初以父贅許氏從舅姓後復姓黃洪武二十四年賜狀元及第禮闈亦第一省試第二是科鮮應天者未及上奉官以故人稱觀三元云歷官禮部侍中靖難兵至儀眞觀奉詔募兵上游且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慟哭謂人曰國事已矣吾妻翁氏有志節必不辱招魂塋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師來奔言翁夫人暨二女同被執發配象奴夫人與之金釵出市酒餚急携二女投通濟橋下死觀聞之憮然曰嗟乎死得其所矣再進至李陽河聞建文帝已焚死乃朝服號泣東向拜投羅

剎磯下湍流中死詔束芻像觀而挫之夷族
葉向高忠烈祠記畧曰黃侍中聞建文遜國自投
羅剎磯夫人詔配象奴不辱俱沈淮清橋下青溪
之居民憐而祠焉或者曰淮清橋非夫人死所也
夫人之死乃在賽公橋今堊骸其處祠宜于賽公
不宜青溪也余曰公夫人神無不在即兩祠何不
可者且賽公僻久則沒矣青溪通衢式焉是可以
風也按趙宗伯記中稱居民時時見冠裳者携女
郎二三人立溪畔故就其地搆祠則公夫人之有
祠像所從來矣夫高皇帝肇造乾坤然而有高帝
不可無文皇也何也高帝艱難開創王業未康繼
之者其力難微文皇則明尚未得爲明也當永樂
時建文之故臣以功名顯者不乏人然而有文皇
可無建文之故臣也何也文皇神謨遠畧以守代
創輔之者其力易即微故臣而明亦不失爲明也
天下事視得已與不得已耳高帝不可無文皇則
文皇之靖難爲不得已文皇可無建文之故臣則
故臣之事文皇爲得已昔管仲事桓夫子仁其功
以爲微管仲則不成桓耳而子糾未君則仲亦未
臣故可以無死夫如黃公者死可哉乃婦人女子

志節皆與公同斯爲奇矣

童時明曰黃宗伯可謂不愧科名矣妻以殉夫前死不爲遞臣以殉君後死不爲遲慷慨從容其趨一也古所稱節義雙全乃今耳見之已

陳廸者字景道宣城人也洪武乙夘鄉薦辟寧國府訓導爲郡草萬壽賀表上覽而異之徵爲翰林編修擢侍讀遷山東左叅政捕蝗彌盜民甚德之陞雲南布政使撫綏蠻夷地方安堵建文元年拜禮部尚書因災異陳言詞多懇切進秩太子少保燕王入城首召廸欲用之且置閣于廷廸慢罵不屈與子鳳山等六人同日磔于市臨刑作五噫歌至死罵不絕口詩存衣帶中有云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照徹區區不貳心蒼頭侯來保拾遺體歸葬縣計家橋鄉人私謚曰靖獻

童時明曰予如宣城謁先生祠問先生遺事宣城人爲予言先生宦蹟甚顯處鄉族多德惠及先生死之日父子慷慨其行尤烈以故鄉人景慕之至今不衰嗚呼茲所以爲靖獻也與哉

張統者富平人也洪武八年以賢良召爲東宮侍書陞通政司叅議未幾雲南平上以蠻夷新附未遵

聖化思得重臣撫安之乃以統爲雲南左布政使秩滿來朝　上以統能撫綏夷人俾復職且賜璽書勞之統在雲南凡十五年簡官吏薄歛賦滇人呼爲張父母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典儀經費程度悉由裁定夷民孚悅遠近奠安治行爲天下第一建文初召拜吏部尚書　文皇登極李景隆首言張統可用乞勿罪命仍舊供職統退而雉經於部之後堂

童時明曰雲南古徼外夷而沐黔寧以威張富平以德滇之不至爲交趾張與沐其功等焉乃其終事委蛇於進見之餘而自裁於退食之後夫豈烈烈轟轟者哉嗚呼退而知所裁也葢亦異于苟祿以終身者矣

卓敬者瑞安人也初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兕牛憑之以行比入門顧視之乃黑虎也人咸異之及長遊太學同舍生有秘書敬求觀強而後與旦日即索還敬訟於堂師以爲已書爭辨不已敬請背驗一字不遺同舍生顧一無所記堂師竟以書授敬敬出而持與生謂之曰惟君秘聊戲之耳生大愧謝登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二除給事中性

剛直敢言無所忌諱　太祖器重之時諸王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間言曰宮中朝廷視效紀綱攸先陛下於諸王不先辨等威將嫡庶相亂尊卑無序然則何以令天下耶　上咲曰卿言是也吾慮未及此耳累陞戶部侍郎建文即位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敬上書論劾當是時議削奪諸藩不及燕敬密奏曰燕王智勇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餘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萌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惟陛下留意疏上建文君袖入翼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敬對曰揚廣隋文非然于耶建文默然竟不能用靖難兵入京師責敬不奉迎乘輿敬厲聲曰孰爲乘輿孰爲篡乘輿者　文皇憐其才且繫獄終不屈乃殺之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畧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矣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　文皇嘗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卓敬後正統初劉球傳其事私謚之曰忠貞

童時明曰卓公非徒言者蓋有用之才也當時謀防燕而遣謝貴張信何益毋其北而南乎或曰北而南則燕將不帝已耶曰非然也帝不帝天也入

臣謀國不言天而言人　文皇取士於朝而惟敬也亦幸其策之不用而重惜其才之可用焉耳

又曰余見裨官所記謂卓公寶香山事風雨中遇異人自號體玄先生贈敬僧帽乙頂敬辭曰吾爲書生平生志氣將庇濟天下柰何以此相戲異人咲曰欲君脫禍耳敬堅卻之按體玄爲宋初潘閬以詩知名出入盧多遜之門多遜敗閬服僧服髡髮遁去獲免沈奇曰閬之素行本[illegible]其輔盧相之事亦不可與卓忠貞同日語[illegible]大畧則頗近之豈寶香山靈先知聖人之[illegible]此個忠貞忠孝天性假閬事以發公求生謀乎然閬之生終不若忠貞之死忠貞亦將無憾于地下矣

郭任者洪武中由薦舉歷官戶部侍郎建文削藩王不及燕任奏曰天下事先其本而後其末則易成除惡不於其本臣愚以爲過也夫今日儲材粟以備軍寔果何爲者然而西討湘非討周舍其本而末是爲非上策也且兵貴神速苟爲曠日持久銳氣既竭姑息隨之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縞魯將坐自困耳建文不能用靖難兵入城任不屈死之

侯太者順德南和人累官至刑部尚書靖難兵起督

餉山東尋又出淮安總軍餉得便宜行事經畫苦心常徹旦不寐　文皇即位太至高郵與其隸上高縣人茆卯仔同執下錦衣獄太不屈死之卯仔亦同死弟敬祖子玘皆死籍其家幼子京兒繫錦衣獄

暴昭山西人洪武時累官刑部侍郎建文初充非平採訪使甫至境聞變亟歸以聞尋設平燕布政司於真定陞昭刑部尚書掌司事南兵敗召還京金川門失守出亾被執至御前抗罵不屈去齒截手足猶罵不絕口至斷頸乃已

毛太建文元年爲吏部左侍郎而張紞爲尚書太文章政事皆優紞每事咨之而後行靖難兵起數上封事條陳方畧張紞死太亦死之或曰名太亨

黃魁建文中爲禮部侍郎與陳迪黃觀共事古雅有文學習典禮迪觀皆敬愛之迪觀相繼死魁亦不屈而死

嚴震直建文中爲工部尚書永樂初任原官俄遣使雲南甫就道吞金而死

盧迥仙居人建文三年爲戶部侍郎疎爽不屑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飲酣輒長歌人或謂迥狂既仕顧折節恭慎靖難師入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

邊昇河南榮澤人洪武中以明經薦累官兵部侍郎
有氣節靖難師渡江昇率兵拒之殊死戰被獲語不
屈而死
陳植廬江人元至正間舉河南鄉試洪武初爲吏部
文選主事歷官兵部侍郎靖難兵至植受命督師江
上麾下洶洶密議迎降植以大義責之誓死固守都
督金某殺植率衆倒戈自陳邀賞　文皇立誅之因
獎植具棺斂遣兵護送葬於白石山麓
胡子昭字仲常四川大足人富經術性方介方孝孺
爲漢中教授子昭往從學蜀獻王賦詩贈之後以明
經儒士薦爲榮縣訓導建文初陞翰林檢討歷陞刑
部左侍郎　文皇即位被逮不屈死之臨刑有詩曰
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父
復初母郭皆年八十餘并子五人俱謫戍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
士臚唱過御前　高皇見其容止端重屬目久之曰
性善君子人也授行人司副已而入翰林爲檢討初
誠意伯之卒也　上遣御史李鐸往取其遺書基子
璉出書於石室中從鐸詣闕上之　上召善楷書者
入便殿繙錄性善與焉時　上威嚴進見者人人惴

恐或惶汗不成一字性善動止安閑書法妍正　上
嘉悅賜以酒久之晉禮部左侍郎　皇太孫熟聞性
善名及即位一日退朝獨召性善賜坐問治天下之
要且使手書以進性善感知遇盡所欲言朝廷悉從
之然施行未竟輒爲權奸所尼性善請見曰陛下不
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既僭塵上聽許臣必行未幾輒
改所謂爲法自戾何以信天下建文帝爲之動容北
師南下改性善副都御史監軍戰靈璧敗績被執旋
縱遣之性善媿忿永朝服躍馬入於河以死　文皇
即位追戮之家屬徙邊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父伯尚洪武間爲起居
注直言忤旨出爲廣德州同子寧與金幼孜相友善
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登洪武十八
年進士殿試對策極言今日朝廷用人狥其名不求
其實以小善驟進以小過輒戮因歷陳古人所以教
養任用之道言甚切直　高皇嘉之親擢第二授翰
林編修子寧益以名節自礪歷陞副都御史工部侍
郎建文改元調吏部左侍郎多所建白改御史大夫
北師起畫策防禦極論李景隆姧邪誤國及召還執
景隆於朝請誅之不聽憤激大呼曰敗大事者此賊

也臣備員執法不能摧姦請先伏誅建文君不懌罷
朝靖難兵渡淮靖江王府長史蕭用道及周是修上
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書下群臣議用事者怒訴兩
人子寧曰禍難日迫我輩實尸其咎尚不容言者乎
訴者愧而止　文皇登極召問對語不遜　上命斷
其舌曰吾欲効周公輔成王汝何呶呶予寧手探舌
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汝敢欺我遂磔殺之戚族死
者百五十一人戍遣者又數百人同知王佐輯其遺
文名金川玉屑集知縣黃尚質索其幼子匿他所妾
秦氏生子戍所名善慶今新淦峽江兩奉祀

童時明同練中丞公素秉直節于朝而不愛官爵
其臨難也寧肯隱忍以貪生乎彼所謂仗節死義
之士當于犯顏諫諍中求之有以也

景清者本姓耿陝西眞寧人也幼倜儻尚大節初趙
舉過淳化主家有女為妖所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
至去即復來女詰之妖曰避景秀才旦日女以告其
父父追及清語之故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父歸粘
於壁妖遂絕登洪武甲戌進士第二授編修尋嘉其
才能命署左僉都御史建文初改北平參議往察燕
邸動靜燕王讌之清言論明爽大被稱賞尋還舊任

及建文闔宮自焚清覘知其出亡也猶思興復乃詣
自歸　文皇喜曰吾故人也厚遇之仍其官清自是
恒伏利劍衣袵中委蛇侍朝至八月既望日早朝清
衣新緋衣入朝畢　上出御殿門清奮躍而前將犯
駕先是欽天監奏有星紅色犯帝座甚急是日清衣
緋果獨鮮也　上業已疑之及是驚起命力士擒下
得所佩劍清知事不成乃箕踞嫚罵　上大怒命抉
其舌且罵頃之含血近前直噴沁御衣　上愈怒剝
其皮草櫝之械繫長安門示百官而碎磔其肉骨是
夜　上夢清伏劍繞殿追逼明晨駕過其尸忽索斷
屍行二三步若欲犯駕狀乃命藏於庫中詔赤清族
戚里轉相樊死謂之瓜藤抄村落為墟

童時明曰景公烈丈夫也其為荆卿之行螳螂怒
臂以當車轍萬無一中之理而徒取殄滅嗚呼彼
特匹夫之勇不侵然諾者耳此之忘身報國而鐵
膽金肝之炙靡他豈非大聖所謂未見劍者哉而
惡可與刺客傳同稱也

茅大芳泰興人洪武中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
入朝　高皇召對擢泰府長史出制詞褒美勉以董
子輔相之業大芳感激在王左右諫諍彌縫自揭其

堂曰希董以彰聖訓建文中累擢副都御史靖難兵
南下率衆禦於徐州遺詩梅殷曰淮燕消息近如何
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蒼龍飜地軸莫教鐵騎過天
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外功勛馬伏波老我不才無
補報臨風一嘆一長歌慷慨激烈聞者壯之　文皇
即位被執以大義爭論不屈死子順童道壽文生同
日死孫添孫歸生死獄中有希董集行於世

胡閏字松友鄱陽人少與吳存何英徐素爲友講業
長沙王吳芮祠中以忠義相砥礪　太祖征陳友諒
至鄱陽見祠壁題竹詩凶人無俗懷寫出蒼龍骨九
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問祠中人曰此誰詩對曰皇
中儒生吳閏　上陰記其姓名以去後應辟至　上
曰此題詩鄱陽廟壁者耶授都督府都事進經歷建
文初以直諒遷爲左補闕累進大理寺少卿　文皇
召方孝孺草詔繼召閏及高翔數人者衰絰至哭聲
徹殿廬　上召閏先入諭令更服閏曰死即死耳服
不可更命力士以金瓜擊其齒齒盡罵聲不絕　上
怒益之死以石灰水浸脫其皮草實之懸武功坊即
日籍其家子傳道論死傳慶戍邊宗族夷滅謫戍者
甚衆女郡奴時四歲其母汪縛就刑郡奴自懷中墮

地一卒提入功臣家付爨下婢收之稍長識大義髮至寸即自截去日以灰汙面禿垢不作人狀苟活二十餘年洪熙初赦諸死事者苗裔郡奴得同女輩乞丐歸鄱陽貧無所依鄉人憐之曰此忠臣女也爭餽遺不絕郡奴所受免死而已年五十六而終尚處子也鄉人謚曰忠胤貞姑

童時明曰余聞之鄱陽人隆慶初建胡大理祠於邑邑令懸詔旨祠前忽狂風徹去俄而復墜原所鄉人異之題咏成帙名曰英風紀異信然豈死國難者忠魂不泯至今猶有生氣耶乃郡奴以四歲之女而全節操於終身視之一門死難者抑又奇之奇矣

康昇襄陽人洪武二十九年由左軍都督府斷事擢太常寺少卿建文初與修　高皇實錄靖難兵渡江昇慟哭與家人訣自經死

盧原質字希魯寧海人於孝孺爲外兄洪武戊辰進士第二授編脩歷太常寺少卿建文中多所建明文皇召見不屈死之弟原朴亦論死族其家

鄒瑾吉安永豐人洪武中嘗官蜀之重慶後薄遊巴渝間與金華王紳相遇於渝紳甚稱其志大才敏議

論磊落與俱至成都成都士皆碩交焉尋以薦授官
建文中爲大理寺丞靖難師入瑾自殺詔夷瑾族又
左僉都御史周瓚右僉都御史司中黃清徐宗實皆
不屈死當是時專國從政者莫若太常寺卿黃子澄
名湜以字行分宜人貢入太學舉京闈洪武乙丑會
元探花授修撰建文朝擢太常卿兼學士獨與密謀
又兵部尚書齊泰初名德溧水人洪武二十年發解
應天明年舉進士歷禮兵部主事會雷震謹身殿
高皇郊禱德以官九年無過得陪祀賜名太尋擢兵
部侍郎明年進尚書嘗被召問邊將姓名太歷數無

遺又問諸邊圖籍太出袖中手册以進簡畫詳密自
是益承眷遇遂受託遺輔皇太孫燕兵靖難首以誅
奸臣齊太黃子澄爲名　文皇登極執殺之此蓋不
得不死者也予不敢以爲忠而槩錄之姑存其名云
翰林侍從則有王艮等併長史
童時明曰談建文時事者往往咎齊黃爲謀不臧
以至於亾嗚呼此誠然矣要亦有天數存焉議削
藩者先周湘此燕之所以帝也藉令先燕則燕果
不帝耶善計如郭公者謀豈不臧乎哉謀國者計
畫無所之而以一炊塞責斯亦與國存亡者矣

王艮字敬止吉水人建文元年鄉試第一明年殿試策最優以貌不揚抑居第二易胡靖第一李貫第三並授翰林艮初聞靖難兵起輒憂憤不食及渡淮訣妻子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得復生矣迨北師入城胡靖解縉吳溥爲艮鄉人寓舍連楹皆踰垣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憤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最深事在頃刻若溥去就固可從容也隨別去時溥子與弼尚幼嘆曰胡叔能伏義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語未竟隔墻聞靖呼曰外間甚可看猪溥顧與弼曰一猪不忍寧自忍乎須臾艮舍哭聲動艮已伏鴆死矣靖縉與貫皆迎附貫允諂媚後遷中允坐累繫獄十年竟死獄中胡靖初名廣建文爲易靖後更名廣事永樂有中庸之號

童時明曰王太史以貌陋故遜狀元而胡文穆雖位躋通顯乎乃其靦顏事二君立身之大節竟何如也人類榮名信不足盡人品矣若李擢花之死於獄視彼伏鴆者名耶義耶是耶非耶王太史可以死哉

陳忠字思中浙江蘄縣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二人官翰林編修素有志操以道義自持建文初與修　高

皇實錄靖難兵入金川門忠閉門不出遣家屬私歸自縊死又右庶子廖應龍博士黃彥清高不危牛景先皆不屈死學士董倫悒悒病死

王叔英字原采浙江黃巖人篤志力學雅尚風節洪武中與楊大中葉見太方孝孺林右金徵至京叔英固辭還鄉素善孝孺相與道義切劘名譽藉甚洪武二十年部使者以明經薦爲仙居儒學訓導愷悌作人教導多方三年復辭就閒讀書山中進修益勵洪武三十年又以明經辟召陞德安府學教授務以德化感人子弟多所成就尋陞湖廣漢陽縣知縣愈厚方孝孺交建文初孝孺被召之日遺之書大畧謂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而泥古則難行後孝孺果欲以周官輔建文君叔英蓋預藥之云在漢陽多惠政嘗遇旱虔禱不効嘆曰民將無食吾爲民父母敢自飽耶遂絕食以承天變不三日大雨歲遂稔建文召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謹好惡辨邪正納諫諍審才否慎刑賞明利害定法制皆援古証今可見諸行事又曰　太祖除奸剔穢抑强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膚體去草嚴或傷禾稼是故膚體病去則宜調變其血氣禾稼草去則宜

培養其根苗言甚切要靖難兵至儀眞叔英出至廣德徵兵入援聞靖難兵渡江知事不可爲乃沐浴具衣冠書詞曰人生穿壤間忠孝實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爽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跡遠難繼有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愼勿稱希賢又曰生既久矣愧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慙於後世遂自經死 文皇命籍其家妻亦自繫二女俱赴井死

童時明曰余讀王公與斉古書而未嘗不沾沾景慕也彼謂子房能用高祖而賈誼不能盡用文帝眞識時務者哉乃從容廣德視死如歸爰及妻兒一門四節可謂俊傑也已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恭和人元季兵亂奉母避難苦行力學洪武中舉明經爲霍丘訓導入見 高皇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 高皇喜擢周府奉祠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歷紀善建文初王以過行聞盡逮府屬詔獄是修以嘗諫諍得免改衛府紀善衛王者文君弟也尚未之國是修留京預翰林修纂好薦達知名士數陳論國家大計北

兵渡淮與蕭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者衆共挫抑之是脩屹不爲動北兵渡江是修留書別友人付以後事具衣冠爲贅繫衣帶上入應天府學拜先聖畢於廡下自經死年四十九是修外和內剛志操卓犖自負非其義一毫不苟得也嘗曰忠臣不爲得失計故言無不直貞女不爲死生累故行無不果乃輯古今全貞死節聞見所及史藉所遺者爲觀感錄其學自經史百氏至陰陽醫卜靡不通究所著有論語類編衍太極圖綱常懿範邇言家訓進思集等書

童時明曰建文死節之士類多激烈而翰林四公皆從容乎禮法之場誠善處死者哉乃周紀善周時盟誓共死國難者多背之去而公獨身踐之寧非卓然特立者乎

葛誠以進士爲燕府長史建文初燕王使誠入奏事覘朝廷所爲建文君密問燕王事誠具以實告乃使誠還燕使爲內應靖難師將起誠切諫不聽燕王詐稱疾張昺等入問誠密言王無恙又密疏以進及舉兵首殺誠戮其族

石撰山西平定州人爲寧府長史靖難兵起所過郡縣皆下撰在大寧獨爲守備計北兵拔大寧執撰不

屈支解而死

龍鐔字德剛江西萬載人洪武十七年貢爲國子生授江西按察司副使以微累降長洲知縣尋陞晉府長史靖難師起徵兵於晉鐔以大義不可靖難後詔械鐔至不屈死之有敕埋遺骨得所自書贊云

程通字彥亨績溪人祖平業儒洪武初謫戍延安父以誠往侍父通以貢入太學以誠死嶺南通徒步扶櫬歸葬廬墓哀毀妻子不能識服闋復上太學祖平年已八耄通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祖孫更相爲命願代其役辭極哀懇高皇憐之持其章不下陰召平至幷召通東西立高皇指平顧通曰汝識此人否於是祖孫相持涕泣高皇嗟悼命兵部除其籍庚午科通舉應天鄉試時遣諸王將兵行邊以封建策諸貢士於是獨通對稱旨置第一除遼府紀善建文初北兵起通從王渡海來朝進左長史從王之國荊州上封事乞防禦北兵文皇即位械至京庚死獄中

鄒朴字爾愚鄒瑾之弟建文初以儒官仕周府直言極諫沮其邪謀王不聽嚴刑禁錮甚密王逆謀覺大臣以朴諫疏聞建文君嘉其忠義召至京具言始末

特陞監察御史尋陞秦府長史歸省聞瑾死憤悶不食七日死人謂瑾朴永豊連璧云

余逢辰字彥章宣城人爲燕府伴讀靖難兵未起逢辰頗聞其謀遺書示子自分必死及起兵逢辰泣諫死之若谷府長史劉璟則係於誠意伯世家之下茲揭其名臺諫則有曾鳳韶等幷部曹京職

童時明曰官藩封者諸王方倚之爲心膂宜苟全以圖富貴而葛余諸公身近龍光并守常經豈非忠義之性出於天賦者耶

曾鳳韶廬陵人洪武末進士任監察御史建文初藩王入臨馳御道燕王上陛託疾不拜鳳韶侍班厲聲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侄之倫今桀傲不恭亂朝廷法制非　太祖意請勑法司拿問建文曰至親勿問明日又抗疏極言一時憚之靖難兵起朝議遣使持詔諭解兵群臣無敢行者鳳韶毅然願往至軍前不納鳳韶取竹通節入詔鼓風達之不報而還　文皇素嘉其直欲召用卧邸不應又以侍郎召之亦不應刺血書襟曰生居廬陵忠節之邦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之第仕宦而至繡衣之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天

祥囑妻李氏子公望曰我死勿易衣殮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自經死

魏冕吉安永豐人任御史勁直有才名靖難兵至有約開門迎納者冕與鄒瑾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死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明日宮中火起或謂冕宜迎附冕厲聲曰使吾改臣節明君亦所不用奈何徒自壞也竟自殺詔夷其族

甘霖懷寧人洪武丁卯鄉薦任御史剛正敢言中臺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抗言求死從容就戮

高翔朝邑人洪武中以明經徵爲御史諸凡論奏皆國家機要　上多納之建文中戮力戎事　文皇素聞翔名召之將大用翔喪服入見語不遜殺之沒產夷族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漏澤園

丁志方耶城人乙丑進士由吳橋知縣徵拜御史靖難兵逼京師志方謂妻韓曰城破吾惟一死汝其携幼子潛歸延丁氏後及兵入被執不屈死之子贊甫十歲易姓爲龐孫毅中成化鄉試始復姓

王度字子忠歸善人以明經薦爲山東道御史糾繩不避權要建文初調兵食募兵　文皇謫戍賀縣出

語不遜論死夷其族

王彬字文質東平人進士任御史巡江淮駐揚州與指揮鄧剛共守揚城外禦內防七日不解甲靖難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逆者遂執彬自城上墜下已喪死猶張目戮視罵不絕口遂遇害

謝昇沛縣人湖廣道御史練兵給餉夙宿劾力不屈死父旺子咬兒謫戍金齒又御史董鏞又蘇州人御史王玭松陽人御史葉希賢皆不屈死或曰葉希賢出亡爲僧又有馬坤不屈死

童時明曰臺臣死事者凡十二人類皆立朝能直言有遠明者也如曾公尤侃侃焉若偷生之輩依阿取容者耳此不可以知臣節也哉

戴德彝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三授編修陞待讀　高皇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列廷侍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民生利害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群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而孟以古人自期德彝感憤思所以稱上意拾遺補闕直聲震於朝改監察御史建文中改左拾遺　文皇遣至責問不屈死之

龔太字叔安義烏人洪武十九年鄉薦入太學奉旨

閱齊王府衛兵伍綜畫周密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試給事中建文遷都給事非兵渡江有旨令太巡城太與其妻訣曰國事至此不可爲矣城且陷我自分必死爾第携幼穉歸否則俱溺井無辱也俄宮中火起太馳赴兵校執見　文皇以非姧黨得釋太自投城下死年三十六歲妻負其遺骸歸葬鄉里

陳繼之莆田人建文二年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言江南僧道多腴田請人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北兵起繼之建白多所指斥　文皇捕獲責問不屈磔於市夷族父秀母黃年垂七十謫戍甘肅道死子徵仔四歲隨母姚給配

韓永陝西西安人戶科給事中每慷慨論兵事建文君甚喜之靖難後杜門不出　文皇以非姧黨召入見欲復其官歎曰吾王蠋耳何以官爲死之

童時明曰拾遺給事諫臣也若龔若韓乃以釋而死豈古所謂耻不與黨人者非耶黃常熟亦位給事然以家居不當事任而睦友以死故詳見姚安陸之下

巨敬陝西平涼人初爲監察御史伉直敢言建文中改戶部主事清慎有聲被逮不屈磔死夷其族

樊士信湖廣應城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兵部主事守淮河北兵南下士信禦之力不能支遂死之

徐子權新淦人今分屬峽江洪武乙丑進士刑部主事聞練子寧死慟哭賦詩有翹首謝京國飛魂返故鄉之句自經死

宋徽宗人府經歷上疏請削罪廢宗藩藉屬諸王聞之痛恨徽嘗與盧振數言耿李諸將失律懷二心靖難後縛至不屈死併殺其妻子

何申中書舍人建文四年奉使四川至峽口闖金川門不守發憤痛哭吐血不數日疽發於背死又欽天監副劉伯完不屈死若守土之臣則有張昺等

張昺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才累官刑部右侍郎建文即位大臣言藩國所在宜簡精強謀畧有威望者爲守臣彈壓之乃以昺出掌北平布政司事伺燕府動靜集在城七衛署守九門飛章奏聞會朝廷遣人逮府中官校　文皇盡縛署庭召昺及謝貴入與械去昺以爲燕王窘不得已故也防守遂懈二人入端禮門伏起擒下不服死之近戚程亨輩生焚死　文皇屢夢昺披髮爲厲命斷昺棺焚其屍面色如生

童時明曰張謝二公之烈與南昌孫許金而不得

易名於沒世也悲夫

王良字天性祥符人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中坐問燕國人罪輕左遷浙江按察使至浙謁岳武穆墓誓曰苟愧武穆非夫也聞靖難兵入城慟哭不已會命使召良良執使者將斬以狗爲衆刼去良乃集諸司印凡九携歸私第嗟躊躕其妻問故良曰吾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曰是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命妾饋良食抱其幼兒欷歔如爾置兒池旁自投池死良往覓之子匍匐池畔妻屍浮水面良殯殮畢即列薪於戶寫遺囑付家人令妾抱幼子往匿汴商家以宗祀爲託遂舉火抱印闔室同赴火死事聞 文皇曰死自其分朝廷印信良輒擅毀不得無罪詔徙其家於邊已而風雨晦冥人或見其出沒台人陳燧私識良死事每談及流涕沾襟

程本立字原道系出伊川析居桐鄉與海寧沈壽康友善壽康敦行義南臺論薦授官力辭不就人稱孝隱先生嘗謂本立曰世之學者爭務科舉以經學爲名而無實吾所不取子之質近厚年且富當志於聖學本立由是篤志爲已聞金華朱彥修兄弟得考亭正傳於許謙往就學焉造詣日濬洪武丙辰舉明經

秀才擢秦府引禮舍人召見賜楮幣鼓馬毋艱服除
補周府禮官以府事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
吏目留家大梁以一僕從之任時所部內附未久嫌
動爲憂本立單騎溯入夷巢開諭順逆利害諸酋感
悅沐英張統皆禮重之委以守禦本立深憫民夷之
患且撫且禦山行徂宿不避艱險自楚雄姚安抵大
理麗江往來綏輯軍民安業居三年奏計京師學士
董倫薦留中朝徵入翰林充纂修官擢陞署左僉都
御史俄以誤失陪祀當調爲江西按察副使未行北
師已渡江悲憤自縊死

湯宗北平按察僉事上言北平按察使陳瑛容受王
府金錢有異謀詔逮瑛謫廣西靖難後召瑛還寵治
建文諸臣多坐夷滅恨宗尤甚補至不屈死之

姚善安陸人知蘇州府事洞達政體周悉人情每朔
望詣儒學畢集群賢商畧民生休戚風俗淳漓以爲
興革先是吳民僭糜違式至是回心嚮義轉稱大治
燕兵至儀真朝廷下詔天下勤王善聞詔即集郡中
勇健民快并守城軍書勵以進而金川門已不守矣
黃子澄至善所約與航海奔典復善謝曰在公則可
在善則不可公朝臣也可以四往號召善守土之臣

義當與城存亾者也被執至京　文皇詰之曰汝一郡守何敢抗我善厲聲曰臣各爲其主耳遂殺之先是蘇民俞有立錢繼忠皆有賢行有立已見知於善嘗令吏饋米有立吏誤送繼忠吏皇恐白守將取回有立曰錢先生與人不苟合尤不苟取予今受米不辭必知公之賢耳善驚異即令人請見繼忠對使者云吾爲郡民有召致不赴第吾心未宿戒不可輕往他日可也他日乃浣濯衣冠齋沐而赴郡治善喜延之別室請問經書疑義繼忠曰此士子之務耳公爲政何不談時務而及此耶善益起敬因問今日何爲急務繼忠令屏左右云今日之務勤王爲急善躍然而悟至是以忠死善之爰黃鉞

黃鉞字叔揚常熟人少明敏好學家無藏書日遊市肆中借觀或竟日不歸是時天下新定重法繩下士不樂仕詔求賢急鉞父見其子好學恐爲郡縣所知數懲之不止家有田在葛澤陂因令督耕其中鉞又託市鹽醬率一二日即入城從友人家借書道中披覽比至陂輒盡每以爲恨楊濛者隱士也嘗避雨泊舟鉞舍旁窺見鉞倚簷讀書就視之曰豎子好學至此哉日能讀幾何鉞曰若無書讀耳過目不忘也濛

曰吾家有書子能從吾遊乎鉞再拜從濙入舟至其舍與數冊去自是數來易濙舉問所借書悉記憶不忘濙乃留就舍讀令其子楊福同室而居者三年遂盡其書縣聞之以賢良辟併及福濙怨之曰吾不幸遭世亂避此以子好學盡以藏書奉覽奈何不自韜晦貽累我家鉞曰毋患當爲公說罷之乃教福結束如農夫但操吳音勿有所對因同詣縣曰鉞素知福才能問學僉出鉞下而福父老身病不可遣行即行不足以應詔君且得罪縣尹心知其詐也重違其言乃罷福不遣獨遣鉞以生員除宜章典史洪武二十二年舉湖廣鄉試登進士授刑科給事陞戶科左建文中以外艱歸方孝孺吊之因屏左右密言曰北兵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宜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自撤藩籬也鎮江指揮童俊狡猾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能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禦丁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姚善勉以忠孝期戮力王室共濟時艱鉞爲致書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以死自誓鉞就父殯居陂上舊廬足不入

城市有御史按部至常熟問曰此有黃給事何在邑中無知其家者一老人居與鉞鄰知之引御史舟至陂時暮秋收禾堆積村巷路又泥濘御史乃徒步抵其舍鉞從幕中對語移日家人以貴客至欲割鷄具饌鉞曰豈有居喪而殺鷄禮客者耶卒以菜粥對食而別靖難兵至江上姚善受詔總率蘇松常鎮嘉五郡兵馬勤王以書招鉞鉞以親喪在殯請營葬畢乃趨命既而童俊果以鎮江降姚善已被執鉞聞之大慟遂絕食閉目求死或傳善款服已得宥鉞復瞪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吾且少俟之善事定吾獨死未

晚也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希直者孝孺別號也遂復稍稍食已而報善就刑鉞起登橋西向再拜哭之曰吾與君同受國恩不幸有國難義同許身今君與希直同死國吾恐背義獨生乎語畢紿家人取祭具遂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北兵四出捕善黨縱橫郡邑中且訛言併錄鉞家鉞親族悉驚竄友人楊福獨具棺衾晝夜泣橋側百方求鉞屍不得越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福慟哭親抱之趣易其衣體猶不潰竟成禮葬之復吊以詩曰江風夜徂鼓洪波江雨朝朝濕薜蘿九辯不回哀郢志三軍難奪採薇歌手

披宿草孤踪滿夢轉空梁月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
獨聞野老淚滂沱

童時明曰姚安能不負君黃常熟不負友死忠死
信可以死矣而楊福又不負黃總之皆不負書也
足稱三絕哉

楊任嘉興人洪武末由人才辟召擢知袁州府守袁
政多宜民黃子澄一見以國士許之北師起任引疾
歸子澄出徵兵至任家與任謀求舊君以圖大舉事
泄被擒磔於市子禮坐死夷族

陳彥回字士淵莆田人父立誠洪武中歷仕州縣以
非辜陷重辟彥回與弟彥困俱被逮一戍雲南一戍
遼東彥回未入滇大父與母及子俱道死比至蜀惟
祖母郭僅存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彥回縱之去顧
貧不能歸聞邑人黃積良知定遠縣往依之憂姓名
因黃禮積良罷依閬中縣丞于仲和閬中教諭嚴德
政知其才以明經薦爲保寧府訓導滿考至京承顧
問陞平江知縣　高廟駕明入臨給事中楊惟康薦
其文學廉幹建文君召見陞徽州知府政教一新士
民感悅會丁祖母郭氏憂徽父老走京乞留是時彥
回尚蒙黃姓居恒以亡命冒宗爲愧屢欲陳首諭白

籌曰祖母年高萬一蹉跌托之何所隱忍二十餘年至是衰經赴闕疏其故乞正名籍有旨釋彥囘遼東戍仍從徽民前請留郡治事彥囘乃葬祖母郡郭七里北山之陽視事時悉墓下哭甚哀徽民名其山爲太守山靖難師起彥囘奉命募義勇至京師而以黃希范代彥囘守徽彥囘至京適彥囘至自遼東邂逅邸旅悲喜交集郡士曹從善往賀彥囘謂之曰予荷朝廷再造之恩此生不足報萬一予固有以處之矣當遣吾弟到郡治家事予身許國他不恤也北軍渡江彥囘糾義勇赴援被擒不屈死之黃希范聞彥囘死素服不視事被擒亦不屈死

葉惠仲臨海人與兄夷仲並有文名稱二葉惠仲初任廣武衛知事陞知縣建文初召充史官修高廟實錄陞知府永樂初坐修實錄時書靖難事爲逆擒至不屈死之又四川按察使李文敏山西蔚州人河南參政鄭居貞徽州人松江府同知失其姓名皆不屈死若州縣長佐及教職則有蔡運等

蔡運南康人洪武中以貢士歷官四川參政清勁直諒不諧於俗尋罷歸建文中復起賓州知州以姦黨逮至京不屈死百姓憐而思之

顏伯瑋名瓌以字行廬陵人唐魯公眞卿之後洪武末舉賢良除知徐州沛縣靖難兵起伯瑋以死自誓李景隆統兵駐德州伯瑋率淮北數縣民夫餽運未嘗缺乏北兵掠濟寧沛人竄匿伯瑋設法招捄之會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人築堡備禦躬自教閱時加激勵尋調三千人益德州兵壬午正月北兵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百戶徐彥莊間行至徐告急援兵不至度不能支預令其弟珏子有爲還家曰汝歸白大人吾不能盡子職矣因題詩御史行臺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只因國難不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顯戾名一本豈能支大廈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恨望采民艱達聖明夜二鼓靖難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向慟哭拜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時年五十其子有爲不忍去復還見父死自刎以從珏脫走濟寧逾月還沛詢邑人知縣丞胡先已收葬伯瑋父子於沛南關外乃至徐告伯瑋友人晏璧璧爲伯瑋傳其事沛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皆從伯瑋死

童時明曰顏公爲眞卿之後眞不媿於杲卿哉而其子奇其寮屬又奇忠孝萃於一門忠義出於一

時斯能爲人臣子也已

向朴字遵博慈谿人洪武末以人才辟召授献縣知縣值兵荒之後闢荆榛教民農桑流移復歸北兵南狥献無城又當兵衝朴集民兵以忠義激之爲保障計縣破懷印綬自盡死献民拾遺骸塟道左

鄭恕字本忠仙居人家貧好學寧波知府禮聘爲昌國訓導尋陞蕭縣知縣靖難兵攻破蕭恕不屈死之後籍其家二女當配亦死之

張彥方江西龍泉人建文初由給事中以便養告改興平知縣靖難兵起彥方糾義勤王一邑響應有武弁阻之彥方大哭曰君父在水火吾可自縊乎遂率所部抵江口遇靖難游兵執至樂平梟首暴屍譙樓時暑月經旬顏面如玉無一蠅集人謂忠義所感父老竊塟縣治之清白堂後

鄭華字思孝臨海人洪武丁丑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中詿誤謫東平州吏冒靖難兵起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爲國妾獨不能爲君耶華乃稱疾尋醫携家托其友無錫丞趙次進馳還東平時州長貳盡棄城走華獨率吏民死守北兵攻東平華曰守土之臣義不苟

生乃力疾戰不屈死之年甫三十

陳思賢廣東茂名人洪武末爲漳州府學教授以忠孝行誼勗諸士隨材造之多所成就靖難詔至思賢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卧不出迎詔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倫堂爲舊君位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死之六生咸以身殉

王省字子執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詔免會試次第擢用省以親老乞歸養亾何就文學徵辟太祖親試稱旨當殊擢省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養得浮梁教諭丁憂起復改睢陽凡八年又改濟陽靖難兵至被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舍之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爲名明倫今只說君臣之義何如大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死女適邑人周鳳岐從之官即墨薄聞北兵至濟陽女送知父必死泣曰吾父必不生矣請於夫遣人往得其遺骸歸葬子禎爲夔州通判亦抗節不屈死又理問徐讓縣丞劉亨衛健典史朱杲皆不屈死若將兵攻守力戰身疲或被擒不屈者則有耿炳文等

耿炳文濠州人父君用從　高皇起兵授管軍百戶

進明威將軍父子協力從克采石授太平取鎮江奉
命守宜興君用戰死炳文領其軍取長興立永興翼
元帥府炳文爲總兵守長興凡十年孤城血戰其功
最大陞都督僉事從征中原多戰功洪武三年封長
興侯鎮陝西靖難兵起炳文佩大將軍印率衆二十
萬援真定與北將張玉朱能戰滹沱河死於陣年六
十有五長子璿尚懿文太子長女爲駙馬都尉掌前
府事炳文死怏怏抱病不食死次子瓛爲都督僉事
從楊文守遼東數請攻永平以動北平靖難後論死
三子瑄散騎舍人擢尚寶卿亦死

李堅武洮人洪武中以功臣英子尚太名公主爲駙
馬建文中充副將軍從耿炳文北征滹沱之戰北將
朝堅墜馬擒見　文皇謂曰爾至親今至此奈何堅
曰有死耳命械送北平道卒子莊以公主故特宥當
嗣公主繳還誥券莊流寓南京詩酒終其身

梅殷夏邑人汝南侯梅思祖從子尚寧國公主　高
皇帝長女也諸駙馬中　高皇特鍾愛洪武十九年
勑殷提督山東學校兼理地方嘗受密命輔皇太孫
北兵起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及師迫假
道於淮殷割使人耳鼻授之詞曰留汝口與殿下言

君父深恩北兵竟不得道淮安乃渡泗水出六合渡江　文皇即位殷擁兵淮上　文皇迫公主招殷初靖難之起也公主嘗移書阻之　文皇不荅及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興師非得已故令遷居太平門外勿罹兵禍公主亦不荅至是公主嚙指血爲書付中使達殷殷得書慟哭詢建文君所在曰去矣殷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竢之乃還京　文皇謂曰駙馬勞苦殷曰勞而無功徒自媿耳　文皇寵賚甚至殷不能平時見詞色　文皇疑之每夜遣小中官潛入殷第察之殷愈怒都御史陳瑛言殷招納亡命朋邪說謂　上密令都督譚深指揮趙曦瞷殷早朝故擠之下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　上佯怒二人對曰此上命也　文皇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公主牽　文皇衣大哭乃官其二子孝陵衛指揮使瞿能者以驍勇從　太祖起兵任四川都指揮使率兵討月魯帖木兒俘殺千八百人累官都督僉事二子俱有勇力李景隆之將兵也能爲先鋒師圍北平北平守備甚嚴時時直縋兵城外砍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惟能父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於是城中連夜汲水灌城天寒冰

結明月南兵雖欲登城不可得已退次於白溝河燕兵渡河索戰能奮臂一呼斬獲數百人燕王以七騎來能抖神提擊王幾爲所及高煦見事急帥精騎數千來助能復引衆躍而前大呼滅燕斬騎百餘會旋風起兵遂敗能父子俱死於陣

謝貴洪武二十五年以錦衣衛指揮陞河南都指揮署山西行都司二十八年坐法當死 太祖宥之降河南指揮建文即位慮北平有變齊太薦貴智勇以爲北平都指揮使貴部署七衛兵布城中迫王城外牆以木柵斷端禮四門燕將張玉請先擒貴 文皇曰彼防守既嚴猝亦難擒須以計致之乃紿貴併張昂入遇害謝貴死都指揮彭二吒曰是不爲我謀惡躍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餘人欲直入端禮門 文皇遣徒卒格殺之

余瑱北平衛指揮使謝貴死瑱奏居庸關時宋忠承繕守猝難圖矣遂專力擊瑱瑱且戰且守援兵不至棄關奏懷來依忠忠又敗北兵紿曰石頭城亦破矣瑱曰石頭城便破我亦不舍懷來被執不屈死之

宋忠錦衣衛指揮使洪武二十九年百戶有論死非其罪者忠疏救之御史劾忠　太祖曰忠率直無隱爲人請命何罪爲并宥百戶戍邊三十年御史劉觀劾忠作威福邀名譽調鳳陽中衛明年平羌將軍齊讓討西夷無功以忠爲參將從揚文討之凱旋復官錦衣建文初勑忠以都指揮總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燕府護衛壯士從忠聽節制靖難兵起忠率所部保懷來　文皇謂諸將曰宋忠擁重兵宜乘其未至擊之先是護諜言忠激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者並爲燕兵所滅盍努力復家讐報國恩　文皇急令其家人張故旂幟爲先鋒進呼其父兄相勞問無恙懷來兵遂倒戈忠被擒不屈死子謙鎮南衛指揮不屈死副朱忠守懷來者北平都指揮孫太彭聚皆力戰死諸將校爲靖難兵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以死當是時懷來之役惟西涼都指揮莊得亦隸忠麾下一軍獨全後從盛庸出師奮力斬燕大將譚淵夾河之陣戰死

陳質江西都指揮使充參將守大同尋陞中府都督同知發代府陰事仍守大同靖難兵攻大同戰死

孫岳官都督同知充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戰守

器械撤寺材爲戰艦樓櫓戈甲咸有法式列舉淮南
靖難兵由盱眙渡江擒至不屈死之
馬宣都指揮守薊州靖難師起宣與鎮撫曾瓘閉城
堅守　文皇遣使反覆諭之不下張玉急攻城出戰
被執罵不絕口死瓘亦不屈死之
楚智都指揮使建文初守北平尋召還從李景隆統
騎兵遇北師輒奮力戰夾河之役死於陣又有指揮
張姓者逸其名力能挽千觔每遇北兵輒揮皂旗先
登軍中呼爲皂旗張轉戰山東屢有俘馘至夾河力
戰死猶執皂旗不仆

朱鑑北平行都司都指揮守大寧北兵至大寧諸將
陳亨房寬迎降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又守
將卜萬謀勇自負燕中行反間誘陳亨殺之
楊松官都指揮耿炳文使松爲先鋒據雄縣北兵圍
城松令軍士登城大罵城被破被執罵不絕口死
唐禮官都指揮從盛庸爲偏將引兵出德州營於東
昌靖難兵夜襲破之被擒不屈死
盧振燕府護衛指揮燕將起兵振約張昺謝貫爲內
應被執不屈死又護衛千戶倪諒上變告府中事逮
官校于諒周鐸伏誅靖難後捕獲諒不屈死

小馬王者失其名臨淮人官指揮每騎一小馬人遂名爲小馬王北兵起調從李景隆爲偏裨戰於白溝河敗績脫胄付其僕曰吾爲國死以此報家人乃慨然立馬竪槍而亾

張倫河北衛指揮勇悍負氣嘗喜觀古昔忠義事薊州衛官起兵攻北平不克死倫發憤率兩衛官兵南奔結盟報國初從李景隆既從盛庸並有戰功靖難後招倫降倫笑曰張倫將自賣爲丁公乎疾之

王資以指揮從偏將防守淮北有膂力善騎射靈壁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兵敗資被執遣還京復充鳳陽防御[illegible]難後追罪資不屈死之

鄧劉楊州衛指揮有膽畧靖難兵起劉練兵濬濠爲拒守計御史王彬任用之兵至專以城守事倚劉會有內叛者執彬併執劉不屈死之

宋瑄宋晟之長子指揮使禦北兵戰於靈壁披甲躍馬先登斬首數級已而諸營兵敗瑄猶格鬬力盡死之靖難後晟以功封西寧侯瑄子本晟長孫當嗣兵部上其名　文皇不許以瑄弟琥嗣之

趙諒鄂國公外孫其母與孝康皇后兄弟也壯勇知兵建文初爲留守右衛指揮僉事能効職無私交靖

難兵起時時奉密命覺察諸軍事不屈死

楊本中牟人初爲太學生善遁法建文初應募授錦衣衛鎮撫帥師北向常持一鐵棒重三十觔臨陣馳突北兵披靡自南北交戰惟本與平安有功李景隆忌本不以聞本約日出戰諸軍爲後繼景隆擁兵不救本上疏畧曰耿炳文將兵二十萬喪於燕地李景隆喪失軍馬無限皇上責問乃歸罪臣下乞假臣爲大總兵用一能官召募義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參謀軍政稽考等官臣自當保舉仍特命親王爲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塗炭莫宗社於太山矣不聽本遂率孤兵獨出被擒不屈繫北平獄　燕王攻濟南失利趙王恐人心搖動索本殺之

周拱元湖廣沅州人少讀兵書建文初應募試騎射荅策授錦衣鎮撫軍前差遣占候輙中嘗引步兵防餉丹靖難後不屈死之建文數年間諸將抗禦委身不貳者尤更僕難數滄州之戰都督徐凱程暹陳暉都指揮俞祺趙滸胡原李英張傑德州之掠千戶蘇瓛滹沱河之戰指揮鄧戩陳鵬真定之圍都督甯忠都指揮劉璲朱榮雄縣之戰都督潘忠白溝河之戰都指揮何清指揮鄧聚定州之戰都指揮花英鄭琦

王恭指揮詹忠渡淶水則指揮賈榮援東平則指揮詹璟拔汶上則都指揮薛鵬渦河之戰則胡騎都指揮林帖木兒火耳炭哈三帖木兒婁鬼里淮河之戰則守將丁良朱彬靈壁之敗則都指揮孫晟王貴等一百八十餘人又有都督劉真袁宇指揮孫狗皮乃若越雋侯俞通淵其名已見康俞列傳魏國公徐輝祖名已具世家之下茲又揭之

童時明曰令佐學職卑官耳乃鄉舉以至弟子員又未有官守之命而往往甘死如飴可見天理之在人心何處無之若武夫健將所恃者勇也而知所死豈徒勇者哉夷考當時戰將盛庸平安能挫靖難兵而不能必曾未半載俱以暴卒等死也余不敢槩入忠義傳嗚呼處死者難矣

東湖樵者不知何許人建文中突至浙東臨海縣東湖上賃居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　文皇登極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悉縣庭聽宣讀或歸語樵者曰新皇帝登極樵者愕然曰皇帝安在或曰燒宮自焚矣樵者痛哭投湖水中死

儲福燕山衛卒無錫人燕山衛藉靖難兵起感憤挈毋妻逃去　文皇即位詔挾購戍卒入伍福至燕山

調雲南曲靖衛復挈家行因仰天嘆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爲從逆之臣在舟中自在號泣不輟竟不食而死母韓妻范爲營地塟之范時年二十有姿色居貧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奔山谷中大慟不欲聞之姑也官有聞其寡者欲委禽焉既而諗其事曰此郎孝婦也我安忍犯之一日范往澗水邊浣衣見其傍草生若虎丘蓆草因取之織蓆售以養姑姑年七十餘終范營葬爲廬於墓傍亦六十餘卒自范之卒也蓆草遂不復生士人義之郎以廬葺爲菴集尼居之爲崇孝菴又有以不死爲死者若徐垕等

童時明曰東湖之樵豈賈臣之儔耶抑有託而逃焉者耶此身已在局外而君亡與亡忠義直與首陽齊高矣儲衛卒義不從逆范孝婦節殉其夫綱常正氣乃從草野間見之此豈與草木同朽腐哉

徐垕字宗實洪武中應聘赴闕高皇嘉其通達治體擬授風紀官垕以草茅碩就佐貳自劾乃除朔陵主簿頃之註誤降淮陰驛丞士子依之多所造就屢聘主文衡陞蘇州府通判擢兵部右侍郎疏請移整風俗罷去不急振舉廢墜裁定賦稅撫安農業等事皆切時要北兵剋奉命招集兩浙義勇 文皇即位

垕家覆沒於京師垕逃去山谷杜門終老
高遜志字士敏蕭縣人僑寓嘉興好問學年二十五
歲爲鄮山書院長洪武初徵修元史爲院編修遷侍
讀建文朝爲太常少卿遁去不知所之
彭與明萬安人由貢入太學授兵科給事轉刑部員
外建文初陞湖廣按察僉事遷大理寺丞北兵起擇
中朝官有風裁者出督察與明爲衆所推遂出淮西
監兵靈璧戰敗被執縱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慚憤
裂冠冕棄官變姓名遁去越數年來歸窮餒憔悴殆
不可識詢其故泣不言明日又遁去不知所終

程濟朝邑人有奇術以明經舉爲四川岳池教諭岳
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
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兵起語在建文本紀中
及赦濟陞編修護軍戰徐州得捷諸將樹碑叙戰功
載濟名濟一夕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及　文皇過徐
見碑大怒趣左右以鉄椎碑甫一椎遽曰爲我錄碑
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濟姓名正椎脫
處得免濟曩之祭盖禳之也淮上諸將敗建文召濟
還京高翔與濟約同死濟曰我願爲智士逮事迫建
文急召濟入內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出丞免難

耳立爲建文落髮出丞濟隨之莫知所往後嘗一至
南京人有識之者指曰程編修已而踪跡遂絶
韓郁監察御史建文初上書言事書具本紀中　文
皇即位遁去不知所之
胡子義一名志遠刑部侍郎子昭弟也薦辟爲威遠
訓導遷蜀府典寶陞山東僉事聞兄子昭死避世丹
稜蜀獻王聞而憐之令削髮爲僧子義以親遺體辭
有二子生數歲子義曰吾兄無後天不絶吾姓二子
當免於難竟棄去莫知所終
王璡字器之日照人初仕教授以累謫遠方建文初
薦賢能陞寧波府知府清儉律己自奉曾不兼味一
日見饌兼魚肉命撤而麥之人號埋羮太守光痛絕
武弁北兵日逼璡造船取海道勤王爲軍衛吏擒送
京師　文皇問曰造船何爲對曰將由海道趨瓜州
截來路耳　文皇笑釋之放還杜門終身
孫鎮合肥人戶部主事時以課程事罪本部官鎮諫
謫戍雲南尋復官陞衛輝知府北兵至抗節不附謫
戍山海宣德初薦起上饒縣丞不受自號冲玄子
石允常字恒德寧海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河南僉
事廉介有聲人稱石清潭微行民間聞哭聲甚哀廉

知其女爲閹宦逼姦而死受其訴閹於朝抵償奄人
斷之巧搆百端左遷常州府同知北師起棄官歸詔
逮問繫獄二年謫戍中屯衛躬擐甲冑幾三十載年
七十代還過南畿感愴病死於舟中

周縉字伯紳武昌人貢入太學授永清縣典史攝令
事捕蝗彌盜政績甚著靖難兵起縉極力拒守顧其
民寡弱爭先逃散縉乃懷印綬南奔將圖他舉道聞
母喪歸家糾義旅勤王戰艦戎器甫具而金川門不
守矣乃委匿民間已而踪跡漸露有司捕獲械送京
繫獄謫戍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屏跡田園

梁田玉定海人郎中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郭節
何洲梁良玉宮俱中書舍人名在治平寺轉藏絕頂
有書一卷名忠贊奇秘錄共二十餘人其他字斷滅
不可識梁良玉田玉族弟易姓名至海南市肆鬻書
爲業以死宋和郭節挾卜筮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
客死梁中節爲道士去梁良用去爲舟師死於水

陳周建文二年進士其先世與吳僧道衍善道衍薦
於　文皇迎隱錫山終其身不仕

高賢寧濟陽儒學諸生以貢入太學北兵攻濟南不
下以箭射書城中使亟降賢寧作周公輔成王論射

城外請罷兵靖難後被執　文皇曰此作論秀才耶命官之固辭不就其友紀綱時爲錦衣指揮勸賢寧就職拒不聽曰君以軍旅發身余書生食廩有年於義不可爲言於　上遣歸卒年九十七

龔翊字大章崑山人居金陵年十七爲金川門守卒靖難兵至谷王李景隆開金川門逆降翊力不能拒大哭還鄉隱居教授生徒安貧好學宣德間周忱薦謝不就曰翊仕無害於義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

童時明曰龔大章以孝隱其名又見隱逸傳然有戍門一哭可終場其忠義之念耶特著於此

王公名籍不傳永樂初突來金華東陽縣東山不言姓名惟披麻戴笠終身不易服號曰性天然又曰大呆子時爲王姓人題詩曰宗兄故知其姓竟老死耶溪樵夫永樂初棲會稽之耶溪上日鬻薪一束足食則已食已晝詩於溪沙上晝已輒亂其沙人怪之一日私窺其晝從旁抱持乃識其詩有半生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已屬人之句明日遂匿去

洞庭居士永樂初有一人居洞庭湖濱自號洞庭居士已復有二人至聚居一室風月之夕或泛湖而飲飲已輒大哭已而居士病革呼其隣曰我死其瘞我

湖傍山下我建文時編修也塟訖二人逃去

雲門寺僧永樂時棲會稽雲門寺每從一童子携茶具筆墨泛舟而遊賦詩蒲袖歸則焚之不言所以童子竊傳於人有不爲王蠋死聊濟伯夷貧之句

雪菴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難末和尚壯年慟哭落髮爲僧西南走重慶重慶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絶可廬和尚又走善慶里里墟中有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往來白龍諸山山旁有松栢灘灘水清洌籮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亟爲之寺成和尚率其徒入居之昕夕誦經山中人不知書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景賢謂和尚不宜誦儒書恐有踪跡然又不肯顯言言則恐和尚走去以故婉解之乃和尚雅知景賢意遂棄儒經不誦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云和尚好觀楚詞時時置楚詞袖中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讀一葉輙投一葉于水投已輙哭哭已又讀讀終卷乃已衆莫測其云何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壺中俟客客至輙飲客無至者即拉樵牧豎入飲飲半酡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寐焉而瞑和尚頎形秀爽指柔白勞剪

落筆成章詞不甚工審然意氣渙發又能感愴人或曰和尚當建文壬午爲御史不數月帝遜位和尚故秘跡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其姓名不荅和尚有詩若干篇其徒藏之不敢顯行於世或曰此松陽葉希賢也以賢良方正舉爲監察御史又有河西傭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　成祖入金陵傭披葛衣走是冬至京城行乞市中京城邊地極寒傭長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譽家爲傭傭亦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之雖寒甚必覆之故葛衣葛衣益破縷縷竟不肯脫去夏或暑布布即新故葛衣輒覆其上人勸之棄故葛衣不肯棄直悶悶不荅傭錢稍有餘走市中買牛肉酒與諸乞兒雜坐食飲傭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之莊浪者識傭欲與語傭亟走南山中避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傭何人者留都官亦不荅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囑曰我死勿殮我棺乘西北風大起火我毋埋我骨譽家從其言又有川中補鍋匠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鍋

至州邑治中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夔慶有欲學補鍋者即教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曹學者至即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夔慶之人識之皆呼爲老鍋匠補鍋或與直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即不復索錢錢稍稍積囊中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即出錢買酒飯自飲食常寄宿蕭寺中忽夔州市中逢馮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岩中坐語竟日學補鍋者屏不得聞二人語語已又相持哭且別去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已竟莫知其所終蜀中娥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金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疑即補鍋匠所題也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時爲對句及古詩輒自題馬二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嘗作詩大書壁間云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霽皆五色蜿蜒無損麟淵田變化間張主簿高旻時蓋永樂甲申乙酉間比見補鍋匠歸即剷去未幾辭主人他之莫知所終又有燕兵至龍潭裂冠裳棄官變姓名去者城破之夕縋城去者今皆不可考矣

童時明曰之數子者事甚奇迹甚秘而俱在變故之際豈華朝遺志所稱大內火舉之夜史給郎舍縋城去者且四十人其名無可考此固其儔乎此自忍其死甘滅其名以不滅其族也

又曰遜國時事屬華除秉史筆者類諱言之夫史昭是非示勸懲在勝國且不廢況一姓遍然乎即論議且不滅況大節凜然乎予感昭代往故每用耿耿悒悒諸君子之精忠勁氣而恨無所考鏡也謹搜採諸家及所旁見特布爲列傳叙次梗概第拾遺珠於滄海百不一二稍稍其大畧云耳元美

有言建文壬午之變諸臣見危授命非所稱鼎鑊如飴視死如歸者耶夫鐵公馮未堅之版築鼓不振之兵氣轉弱爲強幾就而挫天之所廢誰能興之支有靡碎膝無小屈斯爲奇矣希古以天挺之才當人文之寄雖經緯未究而黼粉已彰至於勁節峻詞昭揭千古金石無防日月常新嗚呼烈哉姚安陸之牧三吳毋讓文翁高遼州之策諸王奚減賈傅景公懷豫讓之誠而不獲逞齊黃秉鼎錯之忠而鮮所成心無餘施國有遺恨其他從容慷慨歸盡不同要以雖志完節舍生成仁無可議者

信然哉信然哉或謂建文務滅諸親諸臣蹈拙行詐達變者爲優則守死者爲劣矣噫嗟乎湯不以放桀而奪沈淵之務光武王不以剪商而絀首陽之墨允況我　文皇卽位未久而謂子寧輩若在朕固當用之　今上首元詔死建文事者立祠祀於其鄉是皆舍後夫之不寧識忠臣於板蕩哉且太祖掃滌胡元定鼎金陵而猶不忘福壽之旌則茲壬午之義之宜表也亦遵國朝之家法焉已矣

使臣立節列傳

童時明曰聖人論士之才而獨取於爲使蓋其難也彼時猶以睦鄰交聘言而矧夫入不毛適窮廬對腥羶犬羊之虜爲語言不通之族而能侃侃不回抗節無貳其難又何如哉此蘇中郎之所以流譽至今也　明興威行四夷率多稱臣奉貢而徂詐百出匈奴突厥之患亦時有之以故碎首虜庭振聲異域者豈顧無其人乎叙次其表著者如大理寺卿薛嵓等

薛嵓者陝州閿鄉人也慷慨負志操洪武中以人才

薦召授刑部主事陞鎮江知府有惠政永蘖聲豪強
爲之屏迹治當要衝民困於轉輸嵒置牌約更代由
是不勞而事集民甚德之建文朝爲大理寺卿永樂
初以言事忤旨謫居廣西當是時安南陳天平爲其
叛臣黎季犁所逼奔訴於朝　上遣使切責安南來
貢且請天平還國　上遣都督黃中將兵五千護送
道經廣西中謂嵒有才畧舉以輔行至芹站黎賊以
兵刼天平去嵒被執賊以威迫之降不屈乃幽之他
所是夕自經死事聞追贈大理卿時永樂四年也後
三載而有大理寺丞郭驥

傅安者字志道太康人以縣吏起家歷四夷館通事
舍人鴻臚寺序班洪武二十七年轉兵科給事中遷
禮科都給事中永樂初西域撒馬兒罕弗賓　上遣
安持節往使至其國以順逆禍福諭之撒馬兒罕酋
長負固不服且諭安使降安曰吾天朝使臣可徒汝
反耶酋長怒羈留虜庭凡十三年艱苦備嘗志節益
勵酋長知不可屈乃以禮送還國因獻名馬珠玉以
謝自是貢道遂通安以老不任事致仕安之初出也
方壯齡比歸鬚髮盡白同行御史姚臣太監劉惟俱
物故官軍千五百人生還者十有七人而已卒贈大

理寺丞

羅簡者廬陵人爲御史交趾黎利弗靖王通等用兵無功朝議遣使往諭之陞簡工部右侍郎與李琦等賫璽書未至而通與利和率衆出境矣衆止簡毋往簡曰王通師敗辱國我受命諭賊安可退縮耶賊雖兇暴必不能拒詔亟馳至其國宣 上恩意利惶懼奉表請闕稱謝且請立陳氏之孫暠 上復命簡往立之利稱暠已死乃張筵列女樂簡叱曰暠爾國之王也國王新喪國人安可淫樂盡擊破其樂罷利表謝送還朝

童時明曰或謂薛大理以建文舊臣改事 成祖即殉節安南亦前後著兩人然是不宜槩入忠義曰非然也彼見以壬午之變非易姓委裘以故委蛇而黎賊不道義不容生遂用捐軀蓋亦有所擇而死者昔穆讓異報于中行智氏萬世而下猶不失爲忠臣矧薛公乎即如傅如羅身雖不死而節槩英英以方之蘇洪何媿焉

郭驥者山西人也永樂二年進士拜兵科給事中當是時北虜本雅失里屢爲邊患 成祖欲遣使折箠之難其人徧簡群臣獨以驥有膽智可使乃遣賫書

往虜中諭令納欵中國虜使之拜不屈虜酋露刃脅之驥昂然長揖而已終不拜遂遇害追贈大理寺丞是年交趾簡定之變不屈而死者有劉儁之屬

童時明曰郭公可謂良使矣使而稱良以不辱君命耳幸而通好成事上也亦若有天幸焉不幸而遇黠虜倘其剛以取禍不猶愈于柔以取辱哉身雖死而國體以申是無媿於天子使已

劉儁者山東人也洪武中以人才薦授戶部主事歷官刑部左侍郎永樂四年大軍征安南命儁參理軍事安南平陞本部尚書鎮交趾奉命訪求交趾人才多薦拔既而賊黨簡定作亂官軍戰不勝儁被執迫之降不屈罵賊不絕口而死同時死者都督呂毅參政劉昱洪熙元年　仁宗謂禮部尚書呂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趾陷賊不屈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于夫尚有旌典況大臣捐軀為國可無褒卹乎夫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耳若身為大臣惟阿順取容為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賴焉由是追贈儁太子少傅謚節愍呂毅劉昱皆有贈不具載後宣德二年而有鎮守交趾尚書陳洽陳洽者武進人也警敏有才識洪武中以布衣薦名

奏對稱旨授兵科給事中憂去建文中起復文選郎中永樂朝陞侍郎尋改大理寺卿討交趾出參軍給餉賊平陞吏部左侍郎是時黃福兼藩臬事專意撫循洽乃甄拔才能振以風紀交人悅服亡何福歸陞洽兵部尚書代福中官馬騏苛斂交人再叛總兵王通大軍擊賊至應平縣洽言地勢險阻宜結營以覘賊勢未可輕進通不從麾衆直前遇賊伏發洽被執不屈罵賊而死事聞 上曰大臣以身狥國可謂忠矣追贈少保謚節愍官其子極爲刑科給事中又有平州知州何忠

何忠者荆州人也永樂中進士拜監察御史以言事出知平州黎賊反圍鎮城衆以忠有膽畧使懷奏還朝請師忠毅然受命奮不顧身夜出圍城步走二百餘里爲賊伏兵所執賊酋喜曰何知州聞名久矣共舉酒酌忠曰能從我同享富貴忠大怒唾地罵曰臊狗奴吾天朝臣豈食汝犬羊之食奪杯擲中虜面流血交頤遂遇害臨死從容賦詩曰萬里孤城久困時腹中懷奏請王師紅塵失路風霜苦白馬懸心天地知死向南方應有日生還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助天戈殄叛夷事聞勑旌其門賜謚忠節前

後死交趾事者又有郎中史安主事陳鏞李宗昉諒江府知府劉子輔諒山知府易先叅政馮貴俟保副總兵梁銘都指揮李任陳忠指揮顧福劉順徐麟劉安千户蔡顒桂勝内官馮智朝廷悉遣官贈祭後萬曆廿二年朝鮮之後而有鄧子龍等

鄧子龍者江西人倭奴關白遣將攻陷朝鮮朝廷大發兵往援子龍以副總兵領水兵三千屯鼓金島子龍有勇力善戰會倭將行長等聞關白病死撤兵退去子龍忿然曰擊倭收功在此時矣引兵駕三巨艦爲前鋒破浪直攻南海正遇倭船無數渡海子龍欲奪頭功親率家丁二百齊上高麗船衝鋒奮擊殺賊無數不期後船用火器失手反打鄧船蓬檣俱着我兵竄伏一邊被倭登舟子龍力屈被砍死家丁皆死焉又紹興衛指揮使方日新統浙兵三千自義州卸糧將赴子龍所海颶頓起樓船覆沒死日新雖武弁負儁才善棋書詞賦且婉孌有致與人交多信義及難聞者無不痛惜子龍先是渡鴨綠江水上有木一塊觸舟而來取視則沉香木也子龍把玩曰儼如人首是可愛也令人謹置之及子龍被倭取首去即以此木彫首爲殮今立廟朝鮮海口又有中軍千户率

兵攻倭將沿海大營總兵茅國器師潰千户徐世卿奮力往援入重圍中被倭捉去倭欲降之不屈罵賊而死

童時明曰交趾夷爲郡縣凡三定三叛故夷族耳以故一時守土之官奉命而往不屈節者予悉收録于使臣皆所謂不拜窮廬也者倭戕與國不得不救鄧副帥固戰技之窮適遭隘難耳乃千總喪元不屈節又凛然若絶域矣

土木徇變列傳

童時明曰土木之變自古所未有也權在中涓縉紳喪氣而一時扈從之臣悶悶以死即謀國不効而委任權在無如之何乃其捐軀赴難之義庸可堙埸已耶余乃表其尤著者若大學士曹鼐兵部尚書鄺埜

曹鼐者寧晉人也永樂之季舉於鄉上春官不利宣德初就選得代州訓導爲人疎通俊爽不樂居閒上言年少學問未充不堪爲人師願就大學讀書或授繁劇卑職亦得自效 上謂吏部曰凡人不自滿者

其志可嘉可授縣幕俾習知民事如有餘力亦可進學遂改泰和縣典史肆力問學讀書如經生家晝夜不少休置泰和令詣之曰如此勤學可作狀元鼐曰不如是不止居亡何督工匠入京自陳願就試禮部遂登宣德八年進士第一先是鼐在泰和職專巡捕左右捕得民間婦女居於驛其中一女姿色艷異若有親就意鼐奮然曰處子可犯乎乃以筆書片紙曰曹鼐不可書之不輟天明方已亟召其母家領回及大廷對策忽空中飄一紙墜案前取視之有曹鼐不可四字宛然已筆於是文思沛然遂及第授修撰陞

侍講正統九年陞翰林學士十一年入內閣預機務典制誥文詞宏潤日講經筵音旨清暢 上愛重之陞吏部左侍郎兼大學士時楊文貞物故凡閣中大政事大議論咸推決于鼐消人王振倚勢作威鼐視之正色不少假借縉紳大夫倚之為重十四年北虜寇邊王振挾上親征鼐諫不聽至土木駕北狩鼐遂被害贈太傅謚文忠

鄺埜者字孟質宜章人也永樂辛丑貢士入都察院理刑獄以廉平得名遂拜監察御史時南京鈔法阻滯命埜往察之衆謂將起大獄埜往擒市豪一二以

歸法遂行倭寇犯遼東埜往按戍守之失律者凡百餘人皆應死埜爲開陳其可矜狀　上憐而宥之山海關吏卒邀阻行人以取財貨埜廉得之歸至關悉擒治如法石州人有詣闕告變者謂州民與陝人群聚謀不軌　上特簡擢埜陝西按察副使往理其事埜至察其誣反坐誑告者當是時陝右饑華亭宜川尤甚公私皆竭埜移旁郡米粟賑濟煮粥飼羸病者全活甚衆埜父家教甚嚴埜在陝嘗寄父一褐父大怒曰此子不丁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寃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汚我即封還以書責之埜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爲教職居閒聘典文衡者謀於僚友往請其父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爲考官何以防範且將貽誚於人又以書責之埜一念之孝爲此舉不恤其他迎書跪誦泣受其教而已未幾憂歸服闋拜應天尹興利除害市租田賦皆酌其平豪猾不得爲輕重民以不擾正統初進拜兵部左侍郎時西鄙有警本兵往視師埜獨任部事嘗自念曰治軍吾職也當爲國家恤其力養其銳氣以備不虞故凡軍家利病悉心典華已已邊報上命埜治軍旅而王振獨主親征不與外廷議　詔下埜力

諫不允比出關又請回鑾振恨梗其議矯旨令隨老營至懷安墜馬幾死從者請少留就醫埜曰天子在前吾爲大臣豈可托疾求自便乎力疾至雲中還至宣府虜大至埜再疏請駕入關不報最後詣行殿力請振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埜厲聲曰我爲社稷生靈計安得以死懼我出與隨行僚友相對泣帳中明日　上遂北狩埜死之贈少保兵部尚書謚忠肅官其子儀兵部主事又有兵部主事俞鑑

俞鑑者字元器浙江桐廬人登正統初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奉命清理調度大同等處軍政稽察取合盡得其情王振挾　上親征扈從之臣自分必死當是時同司郎中胡寧當行顧鑑曰從征分也但告於疾耳君能我代乎鑑慨然曰胥臣子也奚不可之有退而命家人具行裝裹餱糧膏車秣馬以待有以家遠子幼阻之者厲聲曰國事如此暇言家耶直趣駐驛之所在師中籌畫裁決殆無寧刻勞瘁成疾猶力疾不輟度勢必敗力請班師至土木虜兵四合亟謂家丁曰急走歸報我不能顧家矣遂遇害追贈承德郎錄其子偉又有程式王永和

程式者字以則常熟人宣德癸丑進士授南京兵部

職方主事九歲考課陞刑部四川司員外郎決獄明允多所平反已已　上親征式當扈從或勸之曰君八十之母在如之何荅曰主憂臣辱正忠義者踴躍報効之秋吾以身許國矣慈親則托於諸子遂行陷身虜地罵賊而死邑令建忠節堂以旌其居

王永和者字用節崑山人永樂甲午中應天鄉試以母老謁選授嚴州府學訓導改饒州尋擢兵科給事中時馬順黨附王振永和首劾其不法持節冊封韓王世子妃糾正中官蹇傲之罪進工部侍郎淮右河決永和奉命往治賑饑省費河工畢就從征北虜死於難

童時明曰是役也權璫握憲智者無所効其謀勇者無所効其力而全軍覆沒即宿將元老如張英國亦且不免況其他乎之五公者曹科名不愧鄭政績素著王直聲夙顯如俞如蔣臨難不避特其較烈者爾其他王辱臣死悉皆忠義而今固不能備考矣嗚呼小人誤國而致縉紳含冤地下豈獨一時臣工之不幸哉

守臣死事列傳

童時明曰古人有言封疆之臣則死於封疆所謂城亡與亡也者忘身狥國見危授命不忠而能之乎　明興德化翔洽四郊晏然藩臬守令效職循良而已乃虜賊不道奸宄竊發當承平之世而變起倉卒孤城力絀則亦以身殉之爾其所謂過涉臧頂終无尤者乎是故有龍里千戶吳得等

吳得者龍里守禦所千戶也洪武三十年三月古州上婆洞蠻林寬作亂聚衆攻龍里得與鎮撫井孚議城守之計令人馳報貴州都指揮使司堅守以待援

至賊縱火燒四門攻城急城中勢不能支得曰我等爲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今賊勢如此徒守無益卽上馬率精銳開城門擊賊或謂得曰賊勢張皇宜候其怠擊之得曰城破頃刻何候之有若城不能守父母不能救是不忠於君不孝於親吾何用生爲卽率麾下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搏戰不已遂中毒弩死井孚繼戰亦死於陣城遂陷事聞 上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克全者古人所難今吳得井孚臨難捐身因忠顯孝非烈丈夫不能命追贈得爲指揮僉事孚爲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以鈔帛䘏其家後正統十四年而有浙江副使陶成

陶成者廣西鬱林人也宣德初舉於鄉告就遠方授交阯典史以有守有爲累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倭寇浙江成整飭海道率兵平之旣而處州賊葉宗留寇浙東朝廷遣官軍征勦屯兵日久賊深險阻乘間倏出官軍調集又復遠遁師老財潰莫能爲計成請于總督尚書石璞願往招諭乃從僕隸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詞懇切宗留等衆聽塚息悔悟率其黨出降惟陶得二遁去詔陞成本司副使鎮金衢等處居亡何得二率其黨寇武義縣武義無城惟設木柵

賊衆大至或勸成稍卻以避其鋒成不可麾兵與戰自辰至申成氣愈盛俄而邑中火起蓋賊有潛入爲內應者兵遂潰成策馬突陣死之事聞贈左參政蔭其子魯時景泰之初元也先是　英廟而爲正統十三年福建賊鄧茂七寇泉州知府熊尚初逆戰于五陵陂兵敗不屈死掌建寧府事參政張瑛汀州府推官王得仁副總兵陳榮俱戰死於行陣又有高曇高曇者字景雲無錫人也由國子生授漳州通判正統末鄧茂七反府檄曇使督餉討賊賊欲掠其芻糧死守不與賊以兵脅之曇厲聲曰汝等無狀上勞王師下毒黎庶指日梟首於市曹尚思食耶乃敢猖狂殺汝父母罪又當死賊怒殺之是年廣東賊黃蕭養反副總兵王清罵賊而死成化中有王禎

王禎者吉水人也以貢入太學任夔州府通判纔五月會荊襄賊石和尚流刼入夔焚巫山縣是時王同知受牒捕賊巽懦畏縮托疾不敢出禎不勝忿憾語於王請以兵行乃代勒所部民兵晝夜兼進至則巫山已破賊方聚山中索繫之殺三十三人餘遁去乃行縣撫傷招潰城垣如故歸方三日賊復刼屬邑大昌禎促王王又不行顧賂指揮曹能柴成激禎往徉

許以身相翼禎即日勒民兵夾曹柴赴之與賊夾水而陣麾兵畢渡趣戰曹柴不戰而走民兵俱逃散禎獨陷圍中自寅至申身被數十創馬疲誤入泥濘中不得脫被擒賊欲降之禎大奮罵賊以刀斷其喉及右臂墮泥中馬逸去時丙戌五月也初禎赴大昌道宿木商家木商故識禎衣密往認收其屍自死所至府三百餘里馬奔歸嘶踶府門血淋漓衆駭視始知禎被殺死然賊猶不解居二十日禎子廣始隨木商殮屍盛殯貧不能歸盡售行李爲資而王同知欲得其馬又不償馬值覩既行馬歸王直半馬哀鳴特異

王命秣者加筮豈鳴不爲止王自起視馬驟前噬其項復奮首擣胸仆之地不省人事翼日嘔血死追贈禎尚寶丞曹柴後俱獲譴後正德五年劉六劉七反而有馮禎郁采霍恩王佐唐天恩時植等

馮禎者舒城人由軍士累功至都指揮僉事分守寧夏賓鏞之變禎星夜馳告事平陞級叅將劉賊創亂詔徵禎協勦至河間忽與賊遇督所部鏖戰下令毋顧首級毋貪所遺輜重追奔數十里大勝斬獲數百人論功陞都督僉事充副總兵鎮河南正德七年追賊深入援兵不繼死於陣

郁采者弘治末舉於鄉再計偕中一榜授裕州同知流賊大肆刼掠攻破裕州采被執賊欲降之大聲言曰汝輩叛朝廷如釜魚偷生旦夕尚欲汚命官乎亟殺我毋殘害百姓罵賊不止遂遇害事聞詔贈光祿少卿蔭其一子

霍恩者易州人以進士爲上蔡縣令值流賊熾力爲捍禦計誓與城相存亡賊不敢犯既而賊據故壘憑高下射衆不能支城破被執罵不絕口賊以刀斷其右支觧之妻劉氏副使俊女與夫約有憂同死及聞賊攻城登觧後臺上見夫提刀下城郎自縊未絕復以簪刺心而死惟時典史梁逵亦同死事聞贈恩光祿少卿蔭子指揮世襲命立祠死所劉氏贈宜人仍於易州建忠節坊以旌其門

王佐者潞州人以選貢知西平縣修城練兵賊至佐拒於城上射傷賊賊怒攻城愈亟城破佐猶力格數賊力屈被執罵不絕口賊懸之旗竿射死復支觧之事聞贈光祿少卿蔭一子爲國子生

唐天恩字堯仁常熟人中應天鄉試家貧親老謁選授河南葉縣知縣甫任劉賊攻刼鄰境天恩即僉點鄉兵築城濬池置造兵器爲拒守計其父唐政護送

家小到縣天恩泣告曰賊勢猖獗男職當戮力王家不能保吾親當奈何政曰既爲臣子義當盡力死守死生共之耳頃之賊嘯馬千餘突至南關天恩奮身出城鏖戰凡四晝夜斬賊首九十二級生擒十一人獲馬三十三匹賊潰遁去既而賊大隊俱至有衆數萬城兵纔六百名天恩以死自誓率領城中老弱并其子唐慶唐欽上城對敵唐政亦登城放箭滾石戰守數日賊四面夾攻天恩力竭不能支城遂陷父子祖孫俱被執唾罵不絕口賊以繩吊政天恩於縣堂梁上射殺之及妾二子二女俱被亂刀砍死一家死事共七口幼子唐詩妻錢氏身雜亂屍中獲免錢氏以身穿青布裙易綿紙二百張裹政恩屍其餘死屍俱棄去不能收殮事聞贈光祿少卿蔭詩國子監同特死者鄉官任賢縣丞魯基主簿邢祥俱追贈

時植任梁山縣主簿城破被執罵賊死妻費氏即自縊死賊執其二女將犯之誓死不從縛之樹焚而死贈植知縣表其妻女曰貞烈又褒強知縣段豸大城知縣張汝舟主簿李銓夏邑縣丞安宣臨城主簿張俊羅山王續宗靈壁蔣贇徐州稅課局大使崔綸俱不屈死俱贈蔭又有馬炳然

馬炳然者由進士歷官都御史赴任遇賊刼掠行舟脅與俱至南京炳然瞪目大怒罵不絕口遇害又常州知府李嵩江陰縣丞余凌雲俱被執不屈死後江西瑪瑙賊之變有周憲

周憲者以進士任江西按察副使備兵討賊力戰不勝被執大罵不屈死子澣從征見父被執躍馬奔救中流矢死通判江穎力戰不屈死亡何而有賞鐇之變總兵江漢巡撫安惟學死之後嘉靖元年有遼東鐵嶺軍人陶原當虜入犯守堡千戶徐瀚失於策應原奮勇率衆赴戰死之嘉靖十四年鎮守古北口參將魏祥遇虜戰死與先是陣亡參將王經俱入宣府褒忠祠諭祭又應天府都指揮丁泉率兵深入賊巢戰死後嘉靖二十一年而有邊將張世忠

張世忠者陝西副總兵時虜酋俺荅擁衆越大原列營汾河東西散掠上黨平陽下邑總督時未至我師連營目相懾觀望不肯戰縱虜深入虜衆駐平遥介休間散入險山中殺掠人畜竟不肯乘險邀擊虜掠男女牛羊衣被迤邐就大營結陣整衆且歸世忠自侯城村起營盟約諸將躡虜力戰諸將閉營不相援虜見世忠軍壯戰又力呼集精騎三千餘合圍世忠

世忠憤曰諸將獨不念血盟耶世忠被箭傷衆創下馬四面布戰虜亦窘會矢火藥盡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汝逭耶復上馬往來督戰自已至酉虜見我兵死傷衆無援忠戰力竭遂躧我營世忠頭中二矢墜馬死部將張宣張臣等痛世忠死憤恨力戰宣臣亦死事聞贈世忠右都督予八十金宣臣各四十金仍立祠祀之又先後禦虜而死者都指揮丁璋周宇皆立祠奉祀又嘉靖二十四年而有張鳳王邦直

張鳳者大同寨叅將王邦直者磁州生員也時虜以數萬騎犯大同中路又犯薊鎮鳳率其屬各殊死戰挺身奮擊陷陣中流矢死餘衆盡沒邦直初以武力之士應詔見虜勢衆寡不敵欲稍避其鋒守者激之曰君素以勇聞柰何見賊不殺邦直恥之遂大呼殺入虜陣虜皆辟易俄見其兵少無繼援遂聚而圍之邦直奮勇獨殺十數人力竭而死事聞賜鳳都督

邦直都指揮各蔭一子世襲千户又嘉靖三十一年而有王恭

王恭者大同寨指揮時侂鸞以馬市餌虜不爲戍守而大同總兵徐仁復驕恣朘剝巡撫何思亦以通市

故禁邊軍拒虜以故虜入關隘無復顧忌忽以萬騎入寨抵懷仁縣管家堡大掠居民徐仁等觀望不爲逐剿恭獨率所部禦虜戰于管家堡力屈死之巡按御史李逢時疏言指揮王恭素節臨難致命宜録祀蔭贈以勵臣忠於是贈恭都督僉事任一子正千户立祠祀之而徐仁何思俱獲罪是年又有王相

王相者遼東指揮虜酋把都兒辛愛入犯遼東前屯衛大河口撤去邊墻七十餘里指揮姚天謨力戰潰圍不克死相聞報統所部兵四百人赴之與虜遇于寺兒山大戰移時相被重鎗千户葉廷瑞調團練卒自餘佐之相衆創欲復戰或曰虜充牣如此爾以寡弱當之必無幸相曰吾家世爲將惟有此一腔血報國恩耳明日虜欲歸相疾趨出其前邀之戰於蠟梨山虜悉衆來相殊死戰左右夾擊身復被十餘創而死廷瑞面受數刃昏仆於地次日乃甦虜即日引去事聞　上嘉相忠勇贈都督同知任一子正千户又延綏副總兵李梅禦虜戰死後嘉靖三十三四年倭寇江南有死事者

武尚文上海衛指揮宋鰲上海縣丞倭寇犯上海燒刼縣市知縣逃匿尚文及鰲出戰死之又營州人孫

鏜商於松江戰死

周應祺浙江都指揮使禦倭於嘉興府戰死

唐一岑崇明縣知縣倭夜襲破縣城一岑被執不屈死之

劉勇嘉興府指揮追倭至採淘港乘勝深入死於陣

王鈇常熟縣知縣倭寇常熟鈇及鄉官叅政錢泮率衆追賊及於上滄港爲賊所掩擊俱死詔贈鈇太僕少卿泮光祿少卿各任一子錦衣百户世襲立祠死所祀之又常熟人徐察禦倭死難贈太醫院吏目

錢錞江陰縣知縣倭據江陰蔡涇閘錞統狼兵禦之遇賊於九里山時已薄莫雷雨大作賊伏兵四起狼兵奔走錞死之詔賜光祿少卿廕子立祠

黃釧者温州府同知倭薄温城釧馳檄出兵迎擊戰敗被執賊欲索千金爲贖釧罵賊不置賊磔殺之詔贈浙江叅議蔭一子立祠祀之

宗禮遊擊將軍倭自乍浦入欲犯杭州禮以數百卒守崇德乃逆戰於皂林分左右翼夾擊之賊首徐海等皆辟易獲七十餘級力竭無援陷死鎮撫侯槐何衡義官霍貫道等力戰俱陷陣死詔贈禮都督廕子世襲指揮僉事槐衡加贈二級貫道贈光祿寺蔭其

一子知印

杜槐慈谿人省祭倭入慈谿槐與其父文明率兵追敗之於王家團海道副使劉起宗因委防守慈谿定海餘姚三縣未幾與賊遇于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殺賊三十餘人斬其一酋槐被數創遂墜馬死文明別將兵擊賊于鳴窪場斬白眉倭帥一級從七級生擒二賊賊驚遁呼爲杜將軍旣而復追賊至奉化楓樹岑以兵少無援陷陣死詔贈槐光祿寺丞文明府經歷蔭一子國子生有司立祠祀之是時又有山西總兵李淶

李淶者以都督僉事鎮守山西虜入寇萬餘騎由大同平虜衛犯山西神池利民等堡巡撫趙時春帥馬步軍自出禦之至廣武諸將皆會諜報虜騎有二千餘掩擊可得時春擐甲欲馳淶以虜悍狡未可易戰時春不聽乃攘臂而前及虜於大虎嶺虜伏兵四起鼓譟而來淶曰公速去吾死於此矣乃與其子松皆戰死全軍俱沒時春投一墩哨兵繩引之而上得免詔錄淶力贈少保左都督松贈指揮同知立祠奉祀是時河南賊師尚詔反而有董綸陳聞詩董綸者歸德府檢校賊兵破歸德知府及守衛官皆

遁綸同率民兵巷戰被執垂死猶刄數賊其妻賈氏及一姪一僕皆從綸死詔贈綸府同知立祠祀之

陳聞詩者栢城衛舉人尚詔素聞聞詩名約克城之日必生致之以爲帥既而衆擁聞詩至不屈賊斬其家屬數人以脅之聞詩知不可脫乃紿之曰必欲我行勿縱火勿殺人乃可賊許諾擁聞詩上馬行聞詩閉目不食至鹿邑自經死詔贈聞詩鳳陽府同知立祠祀之又有丘懋

丘懋者以都督同知總兵鎮守大同虜衆數萬入大同塞懋率兵出禦力屈而死贈少師左都督謚壯愍廕子立祠微嘉靖三十六年有陳鳳

陳鳳者延綏副總兵虜數千入寇常樂堡鳳率其次子守義督兵逆之虜衆不敵鳳戰死守義亦被創事聞　上嘉其父子忠勇賜鳳祭葬贈左都督守義進都督僉事又有蔣承勳

蔣承勳者薊州副總兵虜酋打來孫擁十萬衆入薊州挑花口踰遷昌營漢河掠永平諸邑承勳率衆禦之戰死詔加贈廕又有大同右衛守將王德戰死立祠贈廕如例後嘉靖三十八年而有丘陞

丘陞者淮楊參將倭賊突犯江北由海門縣七星港

登岸流刼過金沙西屯陞率兵禦之戰于鄧家庄賊敗走仲家園復追至鍋團陞輕騎先馳賊覘無後繼盡銳來衝陞馬蹶死之後嘉靖四十一年而有王勳王勳者寧夏副總兵虜數萬騎犯清水營諸處勳引兵禦之衆寡不敵死於陣詔贈都督同知廕子正千户立祠致祭嘉靖四十二年倭賊攻陷福建興化府而有奚世亮等

奚世亮興化府同知周尚文莆田縣知縣又縣丞葉得良徐九經訓導盧學顏遊擊倪祿指揮齊天祥張光祚千户魯思亮邵于蕃張珊皆死之各贈官廕子又晉江縣學生薛天申泉州衛舍人周岳鎮戰死倭寇惠安而有林咸

林咸者進士惠安縣知縣倭賊千餘攻惠安咸率丁壯乘城禦之倭攻五晝夜不能克丁壯死者數百倭亦損失相當乃引去咸不勝忿恨復率兵攻倭於縣境之鴨山乘勝追奔陷賊伏中死之又倭寇廣東千戶魏岳高洪戰死倭寇台州知事武暐戰死倭寇温州而有夏把總

夏把總名　起家軍卒有勇力善戰禦倭有功當事者以其名上聞督府亦將重用温州守禦忌之會

倭薄城下遽命出戰甫出城即奮勇殺賊繼而賊大至城門閉又不發兵救援乃復挺劍接戰力屈度不免至海邊有敗舟在力挽舟覆其身自刎而死温州立廟祀之又虜至通州而有孫臏

孫臏者薊州裨將也虜入寇往掠香河諸縣已而還經通州歸平谷諸將躡虜通州之河東臏獨當一面陷陣死之又虜寇宣府溪井堡而有副總兵郭都寇湯站堡而有副總兵黑春寇河西而有守備王世臣千户李虎皆戰死嘉靖四十三年福建寇盜亂而有魏文瑞

文瑞者漳平知縣汀漳二府盜據赤水大淘諸塞傷官軍文瑞出料民兵捍禦死之詔贈光祿少卿攻泰寧縣守備王址百户戴權戰死後隆慶元年而有王亮采

王亮采者石州知州俺荅入邊駐牧攻破石州亮采被執不屈死之又隆慶三年遼東總兵王治玉參將郎得功死于陣後萬曆元年大兵征九絲都蠻而有董思明

董思明者四川叙州驛丞都蠻據九絲為梗久不下巡撫曾省吾總兵劉顯統師征之署思明為隊長時

夏炎酷暑圍九絲經月不下思明覓得鄉導旁徑可通賊巢者統領所部兵剿賊營後無應援遂爲賊首方三部下所獲捉見方三逼令降賊思明不應乃以鐵鎖鍊手足監繫九絲寨上數日後方三復喚出要令降服思明大罵蠻奴且夕勦滅尚自不知死活我朝廷命官肯隨蠻奴求生耶因舉鎖奮臂擊方三遂爲群酋亂刀砍殺後萬曆十九年寧夏兵變而有葉得辛

葉得辛者總督軍門葉夢熊家丁也夢熊受命討賊兩月無功日夜憂懼或謂賊首哱承恩土文秀皆高爵而顧惟軍士劉東暘及許朝者意視緩急取二人首乞靈朝廷耳今宜陽招劉許陰授此意於哱土無不應者夢熊然其謀適得辛賫本至乃遣往詭報朝命陞東暘叅將餘進三級因密諭承恩文秀殺東暘朝立功贖罪比時四人方密未有隙承恩乃暴其謀朝折得辛脛下之獄夢熊候得辛不回復檄賊開門放農牧不聽夢熊又以寧夏故總兵張傑於許朝有恩令招之朝以乞招不得對傑曰督府累使招撫何云不得朝乃述得辛詭謀令人舁得辛至使吐實得辛什地厲聲曰死虜作反督府授我計殺賊不幸謀

不成惟有死耳而何喋喋朝怒戮其尸於城又賊徵糧於洪廣諸堡諸堡懼皆與之糧常信堡百户陳縉誘殺其使賊憾縉甚夜率兵攻堡縛縉縉不屈大罵賊不絕口賊怒殺之復支解其尸明日合虜攻常信屠戮洩忿縉妻梅氏見夫屍慟哭自縊死又堡女張氏有姿首賊欲娶急投火中死後征播州有楊國柱

童時明曰士君子立身待用疇不思際當事以抒夙抱而一遇死生之際鮮有不靡靡者然而所惡有甚於死彼不暇計也所爲豎立淺耳陶公智勇兼全方其招降納叛能已見於天下矣而能以勢窮卒之取義乃郁裕州以至王石州等皆知所處死者然俱以明經起家節義素聞可謂不負所學哉而吳千兵王總戎等介冑之士見危授命眞良心不死者乎人臣不幸而當事變之數子可法焉身雖死爵雖不都顯而流芳簡冊萬世猶馨毋謂史書編不到也若其中王夔州義馬事尤足奇焉

楊國柱者貴州都司轉遊擊萬曆二十七年播州宣慰使司楊應龍集兵猖亂朝議防剿新添衛經歷潘汝資好談兵大言能擒應龍巡撫江東之遂謂播可討平命國柱督兵三千聲言討賊徑薄賊界遇賊於

飛練堡大戰賊衆我寡敗績國柱被擒見應龍挺身大罵應龍挾之跪強項不屈因十日復誘之降仰天唾罵曰釜魚籠鳥敢自猖狂辱朝廷命官耶爾不知死所矣賊爭起殺之潘汝資及指揮楊國材皆遇害

童時明曰播酋癬疥之疾耳主事者輕率以至辱國而遊擊指揮卒能舍生以取義兵雖敗猶耿耿有生氣焉

江西孫忠列傳

童時明曰正德已弛之變宸濠久蓄異志內憑金珠以貨賄當路外飾文墨以要譽縉紳蒙蔽上下意圖闇奸而挺立於一時轟轟烈烈者有副都御史孫燧兵備副使許逵余謹叙次其行誼以表孫忠云

孫燧者字德成餘姚人也自幼磊落負奇節居常讀書至古烈行未嘗不擊節嘆賞爲文有先秦兩漢風詩歌矢口而成遂稱奇絕自爲秀才時聲譽甚藉登弘治六年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恤刑江西究

獄多平反正德六年超擢福建右參政尋轉按察使河南右布政先是在刑曹稱方毅敏達及至藩臬益著聲績當是時寧庶人宸濠蓄逆謀結錢寧張雄日夜詞中朝事幸有變又刼持省臣賂諸文武大吏反謀益露九年乾清宮災議建儲庶人賂遺諸奸謀立其子朝議選才節大臣往鎮撫咸推燧遂陞燧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命下燧嘆曰投艱於我死生以之行抵玉山賦詩曰懷玉山前忽動雷風雲轉眼潑空來嬌鶯誤喜高秋至亂翼翻從急雨垂景驟却看還易變愁深對此愈難開須臾萬里天如洗依舊千峰送落暉比入南昌南昌洶洶謂庶人旦暮得入爲帝諸省臣多黨附又伺燧言動輒告庶人燧周防密畫常至夜分不寐先是胡世寧論濠下詔獄濠必欲置之死燧力爲謗雪得免世寧自有傳濠逆狀日有跡燧乃託禦他寇曲爲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請復撫饒二府兵備不果又請勑湖東道分兵兼理兵備與饒相犄角九江蓄以重兵廣州添設通判又假以討賊盡出會城兵器且密疏言宸濠必反凡三四上盡爲濠伏途諸奸所得不得達乃嘆曰即賊起吾不能滅賊賊必以我處分速滅燧以朝廷蒙蔽又

懿親不敢擅啚先發於是自劾乞休又不報蓋已自分一死報國靡他矣十三年江西大水賊徒凌十一吳十三閔廿四皆濠所蓄亡命無賴故令出沒鄱陽湖刼掠燧與許逵自外江掩捕幾獲會大風雨不克濟三賊遂逃入寧府中亡何言官發濠反狀朝遣駙馬中官即訊濠遂反時十四年六月也假以生日會宴召省官皆入兵衛甚嚴臣班股栗唇戰燧獨仰視顏色甚厲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太后密旨召我監國燧直立抗言請看密旨濠曰天祚暗移汝不知耶群臣遂相率呼萬歲燧呵叱之不能止怒目咬牙厲聲罵賊濠曰我往南京汝不保駕即死燧曰天無二日不穀無二君豈愛死第不知汝死所耳濠喝武士捽燧賊徒凌十一等故恨燧爭前趣之燧大罵不止賊抉燧齒燧以笏擊殿上賊斷燧右手復以靴擊之又斷左手燧仰臥地上遂與許逵俱被害賊復曳其屍歷遍城門懸首於高竿是日也日方燿倏黯焉無光俄有雲氣罩竿上首級如紗籠然城中男女大小見之無不流涕者逾月濠敗明年爲嘉靖追贈禮部尚書謚忠烈立祠江西致祀先是燧至江西藩臬兩司以都憲行臺舊隘居者輒病議當卜築別建燧曰有

正人無邪地際此民窮財盡而爲我創造乎第令加葺乃於後堂檻下溝內獲一古鏡背篆字二十有八有昭明先運忠扶日月等語識者以爲燧抗節死難之兆云燧伯子堪武進士第一歷官都督有孝行仲子陞官符卿季子陞進士一甲第二禮部尚書謚文恪陞子鑨鋌錝鑛俱進士高等位通顯縉紳世濟其美忠烈之報也

許逵者字汝登固始人也正德三年進士爲人慷慨有大節當其抑首蓬户時評隲往古率尚忠義嘗觀史至秦檜殺岳武穆事輒大怒厲聲罵之投笔碎其硯聲出户外其父聞之惟問逵逵以實對父語人曰是兒必忠義者筮仕樂陵令令行禁止時劉六劉七作亂勢猖獗他郡邑閉門自守或遺芻粟弓馬求免殺戮或棄城走未有敢訟言敵之者逵則預築城浚隍貧富均役逾月而成民不知勞又使民家各築墻高過屋簷仍開墻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執刃俟於竇內其餘男子皆入隊伍婦女謹坐室中令曰守吾號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又更設伏曲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至舉旂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黨相戒毋輕犯樂陵撫

按交薦其才遂超擢山東按察僉事備兵於武定州既而劉賊以千騎犯利津逵率兵快追至高苑斬首四十級復破之德平賊遠遁不敢復犯許兵備所轄境內有頃賊滅遂陞逵江西兵備副使宸濠蓄逆暴橫內外搆結莫敢誰何逵每摯其黨引法批繩又密勸孫燧先發後聞燧以爲屬宗室且反未有名不敢苟然甚奇逵凡規畫機宜悉與逵議及濠執燧逵抗言爭之遂併執逵罵不絕口且曰今日賊殺我明日朝廷殺賊與燧同遇害逵父家居聞江西變起殺一副使即命其家爲靈位哭人問其故荅曰兒讀書尚欲碎秦檜於既死而恐身從逆賊耶翼日報至父復謂人曰嗟乎吾有子矣嘉靖元年追贈副都御史尋加禮部尚書謚忠節入祀忠烈祠廕其子又有參議

黃宏

黃宏者浙之蘄人家六合弘治壬戌進士任萬安知縣擢戶部主事以便養改南京刑部進祠祭郎中轉江西參議九江盜起凌閔之黨甚熾聞宏往走西山寔據寧濠上世之墓莫敢兵也宏襲之夜遁擒其奴明年濠反首殺孫許一時迫脅者多得釋宏不服以手械向柱蹙項而死暴其尸數日逆黨劉養正請治

喪具棺殮之追贈太常少卿濠又執總儲主事馬思聰以索繫之思聰絕弗食越三日死又有瑞州知府宋以方

宋以方者黔陽人進士由部屬出守瑞州府知濠必反因繕城塹集民兵以備之濠使至不爲禮徵索皆不應濠中以他事逮繫南昌獄就逮之明日濠遂反及濠出械以方至舟中以方罵濠不屈赴水死嘉靖六年追贈光祿卿廕一子先是以守正忤宸濠者南昌左衛指揮戴宣被濠捶死右都御史俞諫巡撫江西去濠左右惡少濠賄權倖奪其官左布政使張嵿屢抗濠賄權倖陞去清軍御史范輅忤濠賄陷除職南昌知府鄭瓛忤濠捏奏拿問右布政鄭岳忤濠捏罷又舉人冀元亨說濠改正陷死吉安府學科舉生員康照非笑劉養正交結宸濠誣捏打死此其人或死或不死皆忠直之念致之附錄於此

唐龍曰嗚呼孫許不可加矣馬黃亦難哉夫大節同者不拘小異至德合者不狥微迹四子雖死有遲速要皆同於能死而已故杲卿罵而磔龔勝餓而殞巡先殺遠後亡君子不敢有軒輊者豈非以能死者皆足賢乎四子者吾知其地下皆得與杲

卿諸賢遊矣

鄭曉曰孫許二公非慷慨死事而已寧庶人未反時二公日夜爲防奸遏亂計自分必死即死所畫足以滅賊二公死忠憤貫天日矣

童時明曰南昌之逆國朝大變也死節者首孫許以及馬黃宋僅僅五人耳當時殿下稽首呼萬歲者比比以彼其意固欲保首領以啚倖成可富貴而曾不旋踵駢首就戮乃今仰死者如鳳麟蘭蕙視從逆諸人不啻犬羊腐草也嗚呼爲臣死忠信臣鑒哉